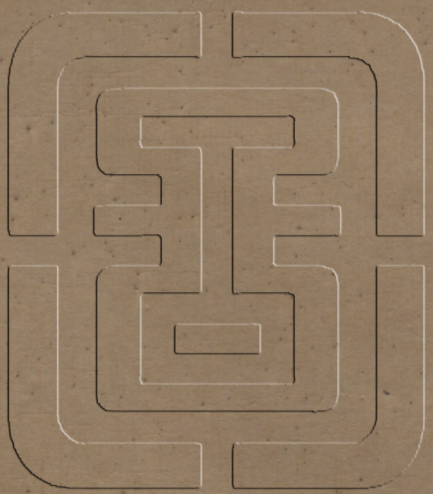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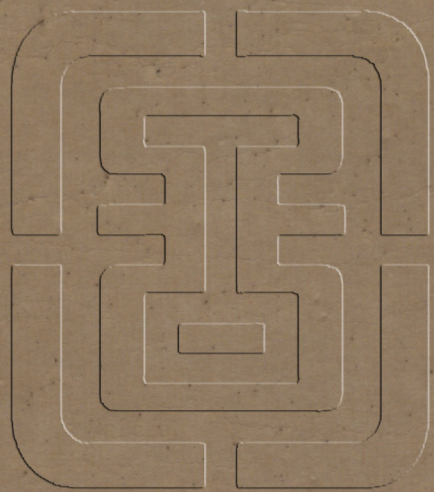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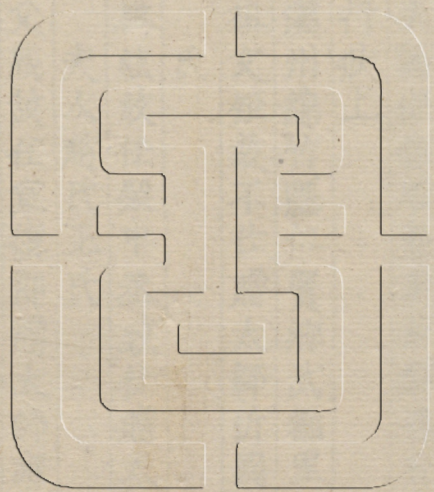
1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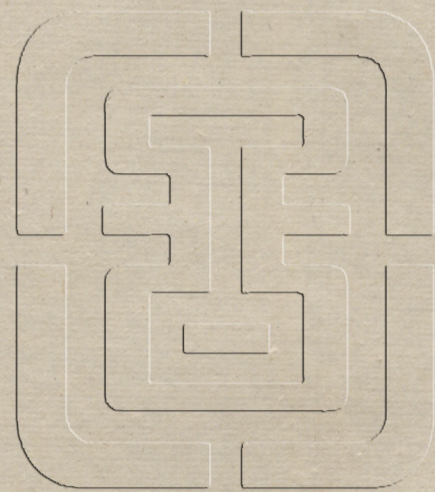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四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五上

行狀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
行狀上

本貫漢州綿竹縣仁賢鄉武都里

曾祖文矩故不仕贈太師沂國公妣沂國夫人楊氏

祖絃故任殿中丞致仕贈太師冀國公妣冀國夫人趙氏王氏

父咸故任宣德郎贈太師雍國公妣秦國夫人計氏

公諱浚字德遠本唐宰相張九齡弟節度使九臯之後自

九臯徙家長安生子抗抗生仲方仲方生孟常孟常生克勤克勤生縉縉生紀紀生璘即公五世祖仕僖宗時爲國子祭酒從幸蜀因居成都壽百有二十歲長子庭堅以蔭爲符寶郎後不仕符寶之子即沂公也沂公蚤世夫人楊氏携三子徙綿竹依外家遂爲綿竹人長子即冀公也冀公幼慷慨有大志不肯屑屑爲舉子業於書無所不通慶曆元年詔舉茂才異等近臣魚公周詢以公文五十篇應詔召試祕閣報聞時西鄙方用兵魚公謂公曰天子以西事未寧宵旰求賢惟恐不及子其可在草野乎僕當復率賢公卿共薦論不敢隱也遂與程公戡以公慶曆禦戎策三十篇上公之策大抵謂唐之所患節鎮兵盛今之所患中原兵弱邊鄙有警無以禦敵良由四方藩境無調習之

甲兵無親信之士卒兵以衆合將以位充行陳部伍都無倫理何異歐市人而戰古者兵出不踰時今五年矣民困財匱黠科不息生盜賊心後患未可量也可不速有改更圖所以爲靖民威敵久遠之計乎今當以陝西四路河北三路河東一路割兵屬將公選其人不拘官品爲置文臣通曉者二人爲軍謀而使各得自辟其屬丁壯之目財賦之用悉付之勿使中官擾其事勿使小人分其權而通置采訪使二員分部三路提其綱領糾其姦非如轉運提刑運判監軍可悉罷去庶幾事權歸一戎虜可遏而人民可蘇也有旨下國子監詳定以聞召試西掖張公方平奏公論議優長天子嘉之授將作監主簿實二年之冬事載國史程公尤器重公及帥涇原辟公掌機宜事移高陽復辟

馬改秩知雷州時黎人擾朱崖朝命委公自四明遣兵數百浮海道往鎮海隅公至不鄙其民撫綏安靜寇亦旋息除管幹都進奏院公年踰六十即浩然思歸致其事自號希白先生築希白堂一時賢公卿皆爲賦詩公親教授雍公雍公字君悅中元豐二年進士第歷官州縣職事之外覃思載籍諸子百氏之說無不貫穿而折衷於六經其爲文辭奇偉條暢元祐三年自華州學官以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奏篇爲天下第一比閣試乃報罷時太皇太后垂簾哲宗未親庶政自宰相百執事皆選用名彥更張前日王安石政事之弊排斥異議沮抑邊功公念明時難遇而內有所懷思以補報既不得對無路上達宰相呂汲公大防方貴重用事公作時議上之大略謂今民

和時雍守成求助而戒飭警懼不可以忽況大憂未艾深患未弭博禍未去所謂大憂戢兵之說也所謂深患差役之說也所謂博禍行法之說也戢兵之說其憂有三有損勢耗財之憂有沮軍擾民之憂有滋敵玩兵之憂差役之說其患有三有貧富不均之患有州縣勞擾之患有簿書侵撓之患而二者之本則在朝廷惟朝廷之上去私意公是非明可否一本於大中至正法之可行無問於新之與舊議之可用無問於今之與昔除目前之害消冥冥之變則所謂大憂者可轉而爲樂所謂深患者可轉而爲安所謂博禍者可轉而爲福今日之治斯可維持於永世矣汲公不納而識者歎公先見之明且遠云公歸又六年復召試考官以公文辭傑出真高等宰相章惇覽其策不以元

祐爲非且及廟堂用私意等事無所回互甚不悅數日公往謝之惇嘻笑曰賢良一日之間萬餘言筆鋒貞可畏因授宣德郎簽書劔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人爲公不滿意而公處之恬然惇於是奏罷賢良方正科而更置宏詞科初祖宗立制舉招延天下英俊俾陳時政闕失天子虛已而聽得士爲多自熙寧六年用事大臣惡人議已始令進士御試用策而罷制科司馬丞相輔元祐初政以求言爲先務遂復置焉至是惇惡雍公辭直又廢之而立詞科詞科之文如表章贊頌記序之屬皆習爲佞諛者以佞辭易直諫蠹壞士心馴致禍亂而人不知其廢置之源蓋在此也公晚得異夢若有告者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未幾而公生故字之曰德遠云公生四年而雍公沒太夫人

年二十有五父母欲嫁之誓而弗許勤苦鞠育公能言即教誦雍公文能記事即告以雍公言行無頃刻令去左右故公雖幼而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敢言不誑親族卿黨見者皆稱爲大器年十六入郡學講誦不間蚤夜同輩笑語喧譁若弗聞者未嘗一窺市門教授蘇元老嘆曰張氏盛德乃有是子吾觀其文無虛浮語致遠未可量也甫冠與計偕入上庠太夫人送之拊其背而泣曰門戶寒苦賴爾立當朝夕以爾祖爾父之業爲念凡數十條書之策以授公公去親側常若在旁無一言一動不遵太夫人之教京師紛華每時節游觀同舍皆出公獨在蓬州老儒有嚴賔者時亦遊太學見公之爲咨嗟愛重賔嘗學易有得遂以乾坤之說授公公中政和八年進士第知樞密院鄧洵仁

蜀人也與雍公有雅舊謂公來見當處以編修官公竟不
答調山南府士曹參軍以歸奉版輿之官山南大府事夥
帥重公才識悉以委焉公爲區處細大各有條理治獄明
審務盡其情至桎梏木索沐浴食飲亦必躬蒞之寒暑不
廢以故軍民歸心訟于庭者皆願得下士曹治其受輸盡
去舊弊使民得自執權概人又使之公事罷歸即對大夫
入讀書至夜分乃寐故同寮之賢者莫不親之其不肖者
亦往往革面憚公不敢爲非蒲中孫儒奇父名士也時過
府與帥飲至夜分帥命繼酒于公所公謂其使曰此爲何
時而欲發鑰取酒酣飲乎郡人其謂何某不敢也復命帥
未應奇父整冠拱手曰公有賢屬如此某罪人也問公姓
名志之即登車而去又蕭權成固縣事秩蒲郡人遮道送

者以千計畫公像持以送公者至百餘轉運使歎曰爲小
官得人之情如此使得志於時又當如何耶調褒城令辟
熙河路察訪司幹辦公事到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
時猶有舊戍守將公悉召與握手飲酒問以祖宗以來守
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盡得其實故公起自疎遠一旦
當樞筦之任悉通知邊事本末蓋自此也有旨以夏人爭
地界事委察訪司命其屬往視分畫公以十數騎直抵界
上所謂陽關者夏人始張旗幟騎乘於谷中意不可測及
見公開誠遂數語而定改秩至京師調茶州司錄以歸會
靖康改元尚書右丞何桌薦公同胡寅召審察先是桌以
中丞論事罷去寓居鄭州公調官歸過鄭念桌亦蜀人粗
有時望因見之告以國事貼危宜益自重思經濟之圖無

爲淺露稟心重公及執政首薦焉公到闕聞稟益輕僂浸失人望初見即以劄子規之辭切厲稟不悅不復使對止除太常寺主簿未幾而虜至城下公在京師獨與開封府判官趙鼎震部郎中宋齊愈校書郎胡寅爲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方與所以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候見至再三定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二聖出城公以戢事在南薰門有燕人姓韓者仕虜爲要官往來南薰稔識公面一日謂公曰大人輩虜人呼貴人爲大人以京城之人不肯盡出金帛翌日當洗城指城一角曰至時吾立人皂旗于此爾來立旗下庶可免公

笑謂之曰公宜爲大人輩言京師之人若盡死金帛誰從而得乎姓韓人喜若有得色他日復值之謂公曰比日以爾言說諸大人已罷洗城之議矣此事世莫知也逆臣張邦昌乘時窺僭公逃太學中聞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即位南京星夜馳赴至即除樞密院編修官改震部員外郎會上以初履寶位登壇告天公攝太常少卿導引上見公進止雍容靜重心重之即欲大用詰朝以語宰執時中書侍郎黃潛善嘗在興元知公治績因稱述焉上簡記他日除公殿中侍御史先是宰相李綱以私意論諫議大夫宋齊愈嘗斬公與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立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既入臺首論綱罷之駕幸東南道途倉卒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軍人

劫掠作過逼逐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公以雖在艱難擾攘中豈可廢法如此即奏劾世忠擅離軍伍致使師行無紀士卒散逸爲變乞正其罰有旨從贖公重論奏及乞追捕散逸爲變者上爲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肅然知有國法至維揚即勸上無忘二帝北狩常念中原汲汲然脩德去弊以振紀綱每奏事上未嘗不從容再三問勞泛及爲治之方輒至日昃公所論專自人主之身以及近習內侍戚里以爲正天下之本在此乃奏崇觀以來濫授官資乞盡釐正戚里邢煥孟忠厚不當居侍從宜換右職駙馬潘正夫不待扈從先來維揚請治其罪內侍李致道誤國爲深不當引赦叙復尚書董耘獨以潘邸恩賁緣通顯宜即退閑皆蒙采納時以潘邸舊宮錫號升賜至維揚內侍占

官寺爲之公奏方時艱難行幸所至豈宜爲此以重失人心此必從行官吏欲假威福妄興事端借御前之號爲奉已之私耳乞行罷止上從之遷侍御史賜五品服公感上知眷益思效忠時車駕久駐維揚人物繁聚而朝廷無一定規摹上下頗缺望公奏近日軍民論議紛然彼得藉口爲說者蓋二帝遠在沙漠而陛下乃與六宮端居于此何恠人之竊議願明降睿旨以車駕不爲久住維揚之計曉諭軍民仍乞朝廷早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上以慰九廟之心下以副軍民之望他日奏事上謂公曰朕於直言容受不諱近有河北武臣上書不知朝廷事體詆毀朕躬亦不加罪公請以所得聖語布告中外激勸言者庶幾有補於國上嘉納焉又奏

中原天下之根本也朝廷中原之根本也本之不搖事乃可定願降詔旨勅東京留守司略葺大內及開陝襄鄧等處常切準備車駕巡幸及以今來行在所止不爲久居之計庶幾內外和悅各思奮勵以圖報國宰相浸不悅又論御營使司屬猥衆俸給獨厚資格超越而未嘗舉其職乞行沙汰使僥倖者無以得志法行自近軍氣必振又論無謂虜不能來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寇至遂大拂黃潛善等意公以孀母在遠乞外補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公已登舟候朝辭有旨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召對便殿上慰勞宣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爲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爲朕留當專任用張慤及卿公頓首泣謝不敢言去慤時爲中書侍郎未幾而卒上

一日復謂公曰郭三益可與卿共事未幾而三益亦卒公念虜騎必至而廟堂晏然殊不爲備率同列力爲宰相言之潛善及汪伯彥笑且不信公常以疾在告獨上眷遇益深除公御營參贊軍事撥魯珪楊周等所部兵令同呂頤浩教習所謂長兵者公親往點閱籍其鄉貫年齒與所習藝能復被旨同顧浩於江淮措置未幾虜騎自天長逼近郊公從駕渡江至平江朝議東幸詔朱勝非留吳門禦賊問誰當佐勝非左右莫應公獨慷慨願留遂以本職同節制平江府常秀州江陰軍馬車駕遂東時建炎三年二月八日也公行平江四境規度可控扼虜所來道決水溉田爲限立烽堠召土豪與議時禁衛班直及諸軍潰歸無慮數萬衆乏食所至焚劫一夕知府事湯東野蒼黃見公

曰城四外焚廬舍火光並起柰何公笑曰此必潰軍之歸
正當招集問府藏銀絹有幾即曰勝非便宜出黃榜及旗
于門以聖旨招集支賜銀絹各若干令結甲而入且令市
人廣造食物以俟頃之潰兵皆以次入既得賜又市食無
敢譁者明日令依所結甲出盤門赴行在所違者斬如是
數日不絕而公舊所教習長兵至者亦近三千人二十日
朱勝非召赴行在公獨節制三月八日東野忽復遽告公
聞有赦至公慮時方艱難事變莫測命東野先遣親信官
馳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乃明受赦
也袖以示公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公謂東野令登譙門
宣有旨犒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九日有自杭持苗傅劉
正彥檄文來者公慟哭念王室禍變如此戴天履地大義

所存雖平江兵少力單而逆順勢殊豈復強弱利害之足
較便當唱率忠義舉師復辟誅討叛賊以濟艱難雖孺母
在遠身無嗣繼而義有所不可已也亟召東野及提點刑
獄趙哲至喻之且激以忠義二人感激願助因秘其事夜
召哲以防江爲名盡調浙西弓兵令東野密治財計十日
得省劄召公赴行在時承宣使張俊領萬人自中塗還公
遣問之乃云傳等勅俊交割所總人馬赴秦鳳路總管任
公念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使東野啓城撫諭
諸軍俊立詣公所公獨留俊握手語曰太尉知皇帝遜位
之由否此蓋傳正彥欲危社稷語未終泣下交頤俊亦大
哭曰有辛未宗者來自杭備爲俊言適徧喻將校輩且當
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即忠孝必有處置公慮俊意未確復再

三感動之後曰只在侍郎若官家別有它虞何所容身公
應曰某處置已定當即日起兵問罪俊大喜且拜曰更須
侍郎濟以機權莫令驚動官家公給俊軍衣糧并及其家
皆大悅公召辛永宗問傳正彥所與謀爲誰曰歸朝官王
鈞甫馬柔吉舊聞侍郎嘗識鈞甫等請以書先離間之是
夜公發書約呂頤浩劉光世兵來會時頤浩節制建業光
世領兵鎮江公慮書不達復遣人賁蠟丸從間道往公已
再被赴行在之命知爲傳等姦謀而兵未集未欲誦言戒
東野哲各密奏虜未退斬賽數萬衆窺平江若張某朝就
道恐夕敗事公亦奏張俊驟回平江人情震懼臣不少留
恐生事因命俊遣精兵二千扼吳江而奏曰俊兵在平江
者多臣故分屯以殺其勢蓋懼傳正彥覺勤王之謀先出

不意遣兵直擣平江故也十一日附遞發奏臣伏觀三月
五日睿聖皇帝親筆朕即位以來強敵侵凌遠至淮甸其
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
退避大位臣伏讀再四不覺涕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
皆臣等不能悉心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
苦上負睿聖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
靈之故避位求和臣獨有一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竊以
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
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冲幼之質端居深處責任
臣寮萬一強敵侵凌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
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
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付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

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勢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微名
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靖江左
如此則國家大計自爲得之如以臣言爲然乞行下有司
令率文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黃臣契勘伏觀睿聖皇帝方
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大位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
萬一別生它震更乞睿斷詳酌施行并具因依申尚書省
伏望朝廷率文武百官力賜祈請及具咨目報苗傳劉正
彥某久病無聊日思趨赴行在緣新賽人馬過平江平江
之人各不安居守貳日夕相守不容出城朝夕事畢即便
登途邇者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塗炭之故避位求和足
見聖心仁愛之誠然當此多難入主馬上圖治之時若睿
聖謙冲退避上無以副宗廟之寄次無以慰父兄之望下

無以厭四海之心某曩備員言官日竊見睿聖皇帝聰明
英斷意欲有爲止緣小大臣寮誤國至此某叨竊侍從蓋
亦誤國之人廼至過江事出倉卒向使將相有人睿聖豈
肯輕發今太母垂簾皇帝嗣位而睿聖乃退避別宮若不
力請俾聖意必回與太母分憂同惠共濟艱難中興之宗
未易可圖仁公苟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當念祖宗二百
年涵養之舊今所恃以存亡惟睿聖皇帝况皇帝天資仁
厚從諫如流願勉爲之再三懇請睿聖宜無不允也又與
柔吉鈞甫書曰此事當責在二公是日公再被促赴行在
之命有進士馮輔者後更名康國與公爲太學之舊來平江相
從公察輔慷慨義人也夜四鼓呼輔具道所以且云已
具奏及移書今若得一人往面悉此意大善輔激厲請行

詰朝即就道是日再以書促順浩光世報所處分次序十三日以所奏檢報諸路復督順浩光世速選精銳來會平江而張俊再被赴秦州指揮且命陳思恭總其兵思恭知逆順信用公言奏不敢交俊兵十四日公被命除禮部尚書將帶人馬疾速赴行在公復奏不可離平江狀十五日傳正彥遣俱重賁詔書撫諭且來吳江代張俊公召重至平江重初桀驁以松計恐之重逃避既而公得請兼領俊兵有報韓世忠海船到常熟岸者俊喜曰世忠來事辦矣即白公公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號慟十八日見公于平江相對慟哭世忠曰某願與張俊身任之偶甄援自杭來詭稱睿聖面令促諸軍公使徧諭俊世忠及至鎮江喻光世及部曲等衆皆號慟十九日馮輜至自杭傳正彥答公書

皆不情語柔吉鈞甫亦以書來是日順浩光世報軍行二十日公大搞俊世忠將士令世忠奏以兵歸行在而密戒世忠急至秀据糧道候大軍至酒五行公親呼諸將校至前厲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我順賊逆公復厲聲曰若某此事違天悖人可取某頭歸苗傳等聞傳等以觀察使及金鉅萬求某得某者可即日富貴不然一有退縮按以軍法衆感憤應諾世忠軍自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軍勢甚振是時逆黨傳聞已自震懾有改圖之意矣公又恐賊急邀車駕入海道先遣官屬措置召募海船亦甚集二十一日復遣馮輜以書行且令輜居中幾事相應會得傳等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任非侍郎其誰當之公不勝忠憤度傳等已覺公義兵動而我

兵勢既已立遂因遞報之其略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
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是以見君輅馬必加禮
而致恭蓋不如是無以肅名分杜僭亂也廢立之事非常
之變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矣凡爲人臣者握兵
在手遂可以責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者哉
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于天下一旦遜位豈所
宜聞自處已定雖死無悔嗚呼天佑我宋所以保衛皇帝
者歷歷可數出質則虜入欽畏而不敢拘奉使則百姓謳
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與誰能廢之況祖宗在天之靈豈不
昭昭惜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終爲不義不忠之人
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傳等得書怒遣赤心軍及王淵舊
部精銳盡駐臨平而韓世忠之軍已扼秀州矣公作蠟丸

帛書云不得驚動聖駕募人賁付主兵官左言以下八人
及知臨安府康允之皆達又作手榜遣人間道曉諭臨安
居民曰訪聞前日睿聖皇帝遜位軍民掩泣各不聊生足
見軍民忠義之情世忠既抵秀州稱病日令將士造雲梯
脩弓矢器械傳正孝震駭亟除世忠俊節度使指揮略云
世忠俊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某誑誤二人皆不受命傳
正彥又令朝廷降指揮謫公其詞曰張某陰有邪謀欲危
社稷責授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仍令平江差兵級防
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二十四日順浩以兵至公迓且勉之
握手噓嗟順浩亦曰事不諧不過赤族翌日光世亦至二
十七日傳檄內外辭曰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
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

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虜騎歷歲侵凌逆臣苗傅躬大梟
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爲廢立之
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
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喻而
傳等陳兵列刃凶黠彌天逼脅至尊蒼黃遜位語言狂悖
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
遠近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况傳等揭榜闕市自稱曰
余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
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某治兵於平江韓世
忠張俊馬彥溥各領精銳辛道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
野周杞扼據衝要趙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迨餽餉芻糧楊
可輔等參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

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
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
君父幽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
並是傳等僞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
共誅之二十八日張俊光世相繼行聞行在已有復辟之
議矣初公遣馮轡授以計策傳正彥聞平江之師將至甚
憂恐轡知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曰張侍郎之意
蓋以國步艱難政當馬上治之主上盛年乃傳位襁褓之
子聽斷不出簾帷天下恐有不測之變縱主上謙虛固執
內禪之論此猶有一說焉主上受淵聖詔爲天下兵馬大
元帥今日當以淵聖爲主眷聖稱皇太弟依舊天下兵馬
大元帥嗣聖當易稱皇太姪太母垂簾聽政大元帥治兵

征伐于外此最爲得策勝非令輔與二人議輔反覆告之
傳正彦有許意遂與同議都堂輔同傳正彦鈞甫四人並
引見太后勞問曰卿等皆忠義之臣輔遂奏曲折議定乞
賜傳正彦鐵券詔宣百官少頃畢集宣詔云二十五日苗
傅劉正彦等四入上殿奏事奉聖旨睿聖皇帝宜稱皇太
弟依舊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皇帝宜稱皇太姪百官退
詣睿聖宮上御殿引見傳正彦詞色粹然問勞有加傳等
出宮以手加額曰不意聖天子度量如此旣而傳正彦歸
軍逆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王世脩尤大悖三鼓詣
勝非府變其事復欲改正嗣皇依舊而睿聖之名止稱處
分天下兵馬重事勝非不能奪輔次日力爭勝非云勿與
較其實一也輔遂歸而勤王之師已悉至秀州三十日公

被命同知樞密院亦不受四月二日公次秀州奉復辟手
詔而傳等大兵屯臨平公進發三日次臨平世忠當前俊
次之光世又次之逆黨立旗招喻世忠等世忠與戰軍小
却世忠親揮刃突前曰今日不爲官家面上帶幾箭者斬
之衆爭奮賊黨苗翊等大敗傳正彦相繼逃遁是夕皇帝
聖旨除公知樞密院事翌日公與顧浩等入內朝見伏地
待罪泣下再三慰勞宣喻云曩在睿聖兩宮幾不相通一
日朕方啜羹小黃門直趨前傳太母之命曰張浚早來不
得已安置郴州朕不覺覆羹于手今其迹尚存自念卿旣
被責此事誰任公嗚咽奏臣蒙陛下眷遇之厚久歷臺省
不能補助致虜騎憑凌禍變竊發臣之罪大敢復論功上
再三稱歎獨留公引入後殿過宮庭上宣喻隆祐皇太后

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目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公惶
恐頓首謝上屬意欲倚公爲相公辭晚進不敢當蓋公意
以關陝爲中興根本欲請行矣上曰顧無以見朕意解所
服玉帶命內侍覆去龍飾賜公曰此祖宗御府所寶也公
重辭元樞之命詔書曰卿以小宗伯之職贊天營之事乃
能總合諸師來赴行在之急俾姦寇不敢輒肆威聲旣振
妖孽宵奔致朝廷於安平無事之地卿之功大矣宜勿復
辭傳正彥旣敗走與死黨直趨閩中公命世忠以精兵追
之並縛于建州檻至行在所及其黨左言張達王世脩等
伏法建康市初公起義兵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外間
警備亦甚嚴忽有刺客至前腰間出文書乃傳正彥遣來
賊公賞格甚盛公顧左右皆鼾睡見其辭色不遽問爾欲

何如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者况侍郎
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害侍即耶特見備禦未至
恐後有來者故來相報耳公下執其手問姓名曰某粗讀
書若言姓名是徽後利顧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遂拂衣
而去其超捷若神公翌日取嘉禾死罪囚斬以徇曰此苗
傳等刺客也後亦無它公私識其人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云盜薛慶嘯聚淮甸兵至數萬附者日衆公以密邇行闕
一有滋蔓爲患不細且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公麾下請
往示大信以招撫之渡江而靳賽等率兵降遂徑至高郵
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榜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
再拜始公入賊壘外間不聞公信浮言胥動順浩等遽罷
公樞筦及聞公訖事還上歎息即日趣公歸且詔就職公

辭上撫勞再四復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公有曰願同越
勾踐焦思先吾身其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仍
題其後曰卿看畢可密藏恐好議者以朕屬意篇什也其
眷待如此公素念國家艱危以來措置首尾失當若欲致
中興必自關陝始又恐虜或先入陝陷蜀則東南不復能
自保遂慷慨請行詔以公充川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
賜親筆詔書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艱夙夜以思未知攸
濟正賴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艱危今遣知樞密院事
張某往喻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
積累之勤勉入臣忠義之節以身殉國無貽名教之羞同
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常有茂賞以答殊勲公行有日矣
會御營平寇將軍范瓊來赴行在瓊自靖康圍城與女真

通及京城破逼脅后妃及淵聖太子宗室入虜中又乘勢
剽略爲亂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罪狀非一至是聞二兇
伏誅始自豫章擁衆入朝既陞對恃其衆盛倖傲無禮多
所邀求且乞貸傳正彥逆黨左言等死公奏大略云瓊大
逆不道罪冠三千之辟呼吸群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
不乘時顯戮則國法不正且它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臣
任樞筦之寄今者被命奉使川陝啓行有日廼心踟躕若
不盡言乞伸典憲死且不瞑上深然之公獨與權樞密院
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夜召子羽及選密院謹飭吏數輩
作文書劄榜皆備鎖吏于府中翌早公赴都堂召瓊議事
瓊從兵溢塗巷意象自若坐定公數瓊罪瓊愕胎命縛送
大理寺子羽已張榜于省門外觀以聖旨撫勞瓊衆曰聖

旨罪止瓊餘皆御前軍也無所預衆煩刃應喏瓊論死兵分隸神武軍自靖康後紀綱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倡大義率諸將誅傳正彥乘輿返正復論正瓊罪而後國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兒寵婦深山窮谷裔夷絕域皆聞公名盎然歸仰忠義之感實自此也公辟子羽參議軍事遂西行獨念上孤立東南朝廷根本之計未定蚤夜深思苟有所見不敢不納忠以身在外而不言也嘗奏曰前日餘杭二寇鼓亂彼豈真惡內侍哉當此艱危人情易搖欲爲不順借此以鼓惑衆聽耳然在我者有隙可指其事乃作願陛下謹之察之於細微未萌之事每切致意使姦逆無以窺吾間又曰臣累具奏謂前此大臣不肯身任國事意謂事苟差失衆言交攻取禍必大惟因循度日萬一得罪

而去亦不過謂庸繆落職領祠而已此風誤國有素願陛下臨朝之際不厯指與大臣決議繼自今必使身任其責脫或敗事誅罰無赦又奏曰聽言之難自古記之書稱先王之盛有曰侍御僕從罔匪正入夫僕從之微也而亦必嚴擇蓋其朝夕在君側浸潤膏受言爲易入苟使小人得售將何所不至夫小人進讒說以快其私經營窺測投隙伺間固不正名其事顯斥其人也或因獻談諧之說或假託市井之論賣緣附會其端甚微人君一或忽之則忠賢去國億兆離心其禍有不可勝言矣臣謂欲盡聽言之道莫若親君序而遠小人不然雖有過人之聰明而朝夕所狎近者既皆非類漸漬以入其能無過聽之失乎又奏曰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體乾剛健而能成其志者也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法天莫大於此少康氏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夏后之業復振蓋其經營越四十年向使其間一萌退縮之意則王業無自而興矣漢高帝困於鵠門舜於巴蜀敗於滎陽京索間屢挫而愈不屈終滅項氏以啓漢基此二君者豈非剛健不息而卒能配天乎今日禍變可謂極矣意者天將開中興之基在陛下體乾之剛身任天下而已願陛下以至公至誠存心惻怛哀矜思天下之所以困窮生民之所以塗炭自反自咎身任其責便佞之惑耳者去之美麗之悅目者遠之以至於衣服飲食亦惟菲薄之務淡然漠然視天下無足以動吾心者而專以宗社生靈爲念苟言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者弗言也苟思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者弗思也特之以

堅行之以久乾乾不息則上可以動天下可以格人由近及遠由內及外民雖至愚豈不感化少康漢祖之事業又何難哉臣於陛下分則君臣情則父子故雖遠去天威而區區愛君之心不敢不思所以自效上手書賜公曰卿自離闕會未幾時奇畫深規忠言讜論著之簡牘已三上矣虛懷領覽嘉歎不忘時渡江大放獨李綱以言者論列貶海外不放還公論奏逆黨如晁昇莫儔顧及得生歸網雖輕疎亦嘗爲國任事乃不得叙天下謂何上用公奏網得內徙始公嘗論網罪至是獨爲伸理其用心公明無私好惡類如此云公自七月離行在經歷長江上及襄漢與帥守監司議儲蓄之宜以待臨幸先是上問公大計公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乞別委大臣韓世忠鎮淮東今

呂順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等從行與秦川首尾相應朝廷議既定公行未及武昌而江浙士夫搖動順浩遂變初議公以十月二十三日抵興元奏曰竊見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臣頃侍帷幄親聞王胥謂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臣所以不憚萬里預軀自效庶幾奉承聖意之萬一謹於興元理財積粟以待巡幸願陛下鑒興早爲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勢斯可定矣始公未至虜已陷鄜延鄜延帥郭浩寄治德順軍虜驍將婁宿孛董於九月二十九日引大軍渡渭河犯求興知軍郭琰遁去虜兵四掠而諸帥方互結仇怨不肯相援人心皇皇公到才旬日即出行關陝復奏請早決西來之期以係天下心至陝訪問風俗罷斥

姦賊而尤以搜攬豪傑爲先務一時氣義拳勇之士爭集麾下吳玠及其弟璘素負才略求見公願自試公與語奇之時玠方修武郎璘尚副尉公獎予不次擢用命玠爲統制璘領帳前親兵皆感激誓以死報諸帥亦惕息聽命會諜報虜將寇東南公即命諸將整軍向虜使婁宿不得下已而虜果大入寇江淮車駕浮海東征四年二月公以虜勢未退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虜旣北歸矣乃復還關陝奏曰陛下果有意於中興之功非幸關陝不可願先幸鄂渚者臣當糾率將士奉迎鑾輿求爲定都大計又奏曰臣竊惟國家不競患難并臻夷虜憑凌海宇騰沸二聖久征於遠塞皇輿未復於中原而敵國交兵方興未艾郡邑半陷於賊手黎元悉困於塗泥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

此之比必欲吳穹悔禍昨庶獲安自非君臣之間更相勉勵痛心嘗膽修德著誠大誅姦邪頓革風俗親君子遠小入去讒佞屏聲色簡嗜慾崇節儉則曷以上應天變下懷民心四海黔黎殊未有休息之日也若昔黃帝遭蚩尤之亂大禹罹洪水之災卒能平夷終歸安治者正以君臣上下苦心勞形杜邪枉之門開公正之道天人響應遐邇協謀故能平難平之寇成不世之績上手書報公以虜退衄狀且曰卿受命而西天恢遠略布朝廷之惠意得將士之歡心積粟練兵興利除害去取皆當黜陟惟公而又雅志本朝嘉猷屢告眷惟忠懇實副倚毗是月虜大酋粘罕復益二萬騎聲言必取環慶路公率諸將極力捍禦虜勢屢挫生擒女真及招降契丹燕人甚衆時聞兀朮猶在淮西

公懼其復擾東南使車駕不得安息事幾有不可測者即謀爲牽制之舉始公陞辭上命公三年而後用師進取至是上亦以虜欲萃兵寇東南御筆命公宜以時進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搗虜虛公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八月十三日收復宋興軍虜大恐急調大酋兀朮等由京西路星夜來陝右以九月二十間與粘罕等會而五路之師亦以二十四日至耀州富平大戰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先薄虜陣自辰至未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而諸軍亦退舍公斬哲以徇退保興州時陝右兵散各歸本路宜撫司獨親兵實從官屬有獻議退保慶州者公堅駐不動以扼虜衝獨參議劉子羽毅然與公意合廼劾異議者遣子羽出關召諸將收散

亡將士知宣司在興州皆相率會子羽于秦亭凡十餘萬
公哀死問傷錄善咎已人心悅焉廼命吳玠聚涇原兵據
高扼險于鳳翔之和尚原守大散關斷賊來路命關師古
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一帶命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
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虜見備禦已定輕兵至
輒敗不敢近公上疏待罪上手書報公曰卿便宜收合夷
散養銳待時但能據險堅壁謹守要害旣以保固四州之
地又能牽制南下之師則惟卿之賴公奉詔益厲諸將嚴
備待虜紹興改元五月虜酋烏魯却統大兵來攻和尚原
吳玠乘險擊之虜敗走三日間連戰輒勝虜逗留山谷人
馬死亡十之四八月粘罕在陝西病篤召諸大酋謂曰吾
自入中國未嘗有敢嬰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

不能取蜀爾曹宜息此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出而怒曰
是謂我不能耶粘罕死即合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尚原吳
玠及其弟璘與合戰出奇邀擊大破之俘馘酋領及甲兵
以萬計兀朮僅以身免亟自髡鬚鬚狼狽遁歸得其麾
蓋等自虜入中國其敗衄未嘗如此也先是上以公奉使
陝右捍禦大敵制加公通奉大夫公念自靖康中召赴京
師更歷變故出身爲國遠去木夫人色養於茲七年乃奏
迎太夫人自廣漢來閭中版輿就養又思所以悅母意遂
乞以通奉恩命特封外祖父母優詔許焉二年前謂公未
至西方時虜已陸梁蹂躪關陝及引師而歸勢誠不敵而
保護衝要連挫大敵蜀賴以全聚兵至十五萬勤勞備至
制加公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賜手書曰朕非敢決取

秦穆之效而卿自脩孟明之政是用夙夜歎嘉今遣內侍
任源往宣旨源歸公附奏謝且密奏曰天下之事每當謹
微一失於初末不可救夫莫顯者微也常情謂爲微而忽
之明智以其著而謹之唐元宗惑女色而致祿山之禍憲
宗任內侍而啓晚唐之禍其初二君之心皆以爲微而不
加察也孰知其貽害之烈至此哉願陛下於事之微每深
察焉則天下幸甚是歲公亦遣兄澧及官屬奏事行在所
上喜恩意有加公在關陝凡三年以新集之軍當方張之
虜蚤夜勤勞親加訓輯其規模經畫皆爲遠大恢復之計
以劉子羽爲上賓子羽忠義慷慨有才略諸將歸心任趙
開爲都轉運使開善理財治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
而民不加賦擢長玠爲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虜不敢

近而西北遺民間公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且以
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然公承制黜陟悉本至公
雖鄉黨親舊無一毫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
得者始紛然起謗議於東南矣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任
副總管逼逐帥臣王庶奪其印又方命不受節制富平之
役張忠彥等降虜皆端腹心實知其情公送獄論端死而
謗者謂公殺端及趙哲爲無辜且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爲
非是朝廷疑之三年春遂遣王似來副公公聞即求去且
論吳玠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公雖累
乞去而以負荷國事至重未嘗少忘警備會虜大酋徽离
鳴及劉豫叛黨聚大兵自金商入寇公命嚴爲清野之計
分兵據險前後撓之虜至三泉掠無所得乏食狼狽引遁

大軍躡之人馬死曳滿道所喪亡不減鳳翔時是時公累論奏王似不可任而似與宰相呂頤浩有鄉里親戚之舊頤浩不悅又或告朱勝非以公唱義平江時嘗有斬勝非語勝非陰肆謗毀詔公赴行在公力求外祠章至十數上弗許四年二月至行在御史中丞辛丙嘗知潭州公在陝時調丙發潭兵赴湖北丙怯懦不能遣反鼓唱軍士幾致生變公奏劾丙且令提刑司取勘丙憾至是遂率同列劾公誣以老語始公在陝嘗以秦州舊驛秦川館爲學舍以待河東陝西失職來歸之士給以衣食令一人年長者主之又新復州郡乞鑄印請於朝廷往返動經歲恐失事機即用便宜指揮鑄以給之然後以聞而丙謂公設秘閣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公初彼命還闕奏歸上冢取道東

蜀夔峽庶幾安遠近之心而呂頤浩又以書來言若一離川陝事有意外誰任其責宜以事實告上萬一欲尚留宣司當爲開陳如請公不顧也而丙反謂公不肯出蜀意有他圖公恐懼亟以頤浩書進呈上始愕然即詔宣押奏事公竟移疾待罪而論者亦不已六月遂以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福州居住公知虜旣釋川陝之患必將復萃師東南不敢以得罪遠去而不言且是時朝廷已盛講和好之議乃具奏曰臣竊觀此虜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蹙即言和勢盛即復肆前後一轍請姑以近事明之紹興三年秋粘罕有親寇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勤懇蓋懼朝廷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爲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余覲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余覲之

難稍息則復大集番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蒲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虜困饒風進退未皇先是朝廷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上虜實畏之於四月遣致堯還其辭婉順欲邀大臣共議此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境至五月而後得歸旣狼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輟行虜之氣力固已復蘇而叛豫之心亦云舒緩所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爲難從之事也竊惟此虜傾我社稷壞我陵寢迫我二帝驅我宗室百官自謂怨隙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况劉豫介然處於其中勢不兩立必求援於虜借使暫和心實未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辭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旣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

通使爲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蚤夜深思益爲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爲戰守者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戍邊者無懈情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爲牽制斥遠和議用定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闢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才尚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爲統制後皆有聲時服公知人公即日赴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旣至闔門以書史自娛是歲九月劉豫之子麟果引虜大兵繇數路入寇騰言侮慢上下恟懼上思公前言之驗罷宰相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亦建請車駕幸平江召公任事遂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不許辭免

日下起發手書賜公曰卿去國累月未嘗弭忘考言詢事簡在朕心想卿志在王室益紆籌策母庸固辭便可就道夙夜造朝嘉謀嘉猷佇公入告金書疾置絡繹於道公即日行中途條具戰守之宜甚悉且乞先遣岳飛渡江入淮西張聲勢以牽制虜大兵在淮東者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見王音撫勞加於疇昔即日復除公知樞密院事公奏曰人道所先惟忠與孝一虧於已覆載不容自昔懷姦欺君妬賢賣國當時閭巷細民莫不深怨嫉憤恨不食其肉者至若一心事上守正盡忠雖天下後世皆知企慕稱歎思見其人焉蓋理義人心之所同故好惡不期而自定臣以區區淺薄之質初被家訓粗知義方平居立身以此自負偶緣遭遇浸獲使令陛下任之太專恃之過厚而有怨於

臣者攻毀之備至有求於臣者責望之或深上賴聖智保全微蹤臣奉使無狀豈不自知至於加臣於大惡之名陷臣於不義之地隳臣子百世之節貽嬖親萬里之憂言之嗚咽痛憤無已今陛下察其情偽保庇孤忠許以入侍旋擢樞筦在臣毀首碎身無以論報然而公議之所効訓詞之所戒傳之天下副在史官臣復何顏敢玷近列上親書詔曰張浚愛君憂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据天下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棄虜百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為無愧入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然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恠比復召浚置之宥密而觀浚恐懼休惕

如不自安尚慮中外或有所未察歟夫使盡忠竭節之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愧焉可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時太史局占明年當日食正旦公奏曰臣聞太史推測天象以來年正月之旦日有食之臣竊惟天之愛人君必示以災變使之恐懼修省勉求爲治人主修德畏天則天心眷佑享國無窮如其怠忽不省歸之時數禍有不可勝言者矣然而應天之道在實不在文當求之於心考之於行心有未至者勉之行有不善者改之如天之無不公如天之無不容如天之至誠無私而不失其信則何憂乎治道之不興何患乎賢才之不至哉公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大酋元木擁兵十萬于維揚朝廷先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軍前還夜與公逮于中塗公問以虜事及大酋問答

良臣繪謂虜有長平之衆且喻良臣等當以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又約韓世忠尅日過江決戰公密奏使人爲虜恐怵朝廷切不可其言而動及不須令更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爲虜得上然之公遂疾驅臨江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氣十倍既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令韓世忠移書元木爲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初虜諜報公得罪遠貶故悉力來寇至是元木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元木見公書押色動即強言約日當戰公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而虜宵遁士馬乏食狼狽死者相屬遣諸將追擊所俘獲甚衆上遣內侍趣公赴行在所五年二月十

二日宣制除公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而趙鼎除左僕射先是公在川陝念上繼嗣未立以紹興元年八月十五日上奏曰臣荷陛下恩德之厚事有干於宗廟社稷大計臣知而不言誰敢爲陛下言者惟陛下察其用心貸以萬死臣恭惟陛下自即位以來念兩宮倚託之重夙夜憂勤不近聲色不事玩好是宜天地感格祖宗垂祐受福無窮矣致中興臣之區區亦冀依日月之末光獲保終年少效補報臣竊見西漢之制人君即位首建儲嗣所以固基本屬人心臣願陛下時詔大臣講明故事仍先釋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至是入謝復陳宗社大計莫先儲嗣雖陛下聖德昭格春秋方盛必生聖子惟所以系天下之心不可

不早定議上首肯久之乃云宮中見養二人長者藝祖之後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公出見趙鼎都堂相與仰歎聖德久之自是與鼎益相勉厲同志協謀以爲爲治之要必以正本澄源爲先務誠能陳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尊安醜虜自服是以進見之際於塞倖門抑近習亢諄切致意焉嘗奏曰王者以百姓爲心修德立政惟務治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捨我將安歸哉固不僥倖於近績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爲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隆強虜自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上嘉納焉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詳究退自慶幸以爲治道之本莫大夫辨君子小

人之分聖意致致于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於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

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慙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已者譽之以爲君子異於已者排之以爲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已者而稱其爲君子乎臣以爲必無之也彼其專爲進身自營之計故奸惡不公以至於忘身忘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觀學問節嗜欲清明其躬以臨照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士還臨安公留相府未閱月復出江上勞軍至鎮江召韓世忠親喻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受命即日舉軍渡江公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時巨寇楊么據洞庭重湖朝廷屢命將討之不克公念

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
塞形勢爲腹心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
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于泊中而盡驅
其衆四出爲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屢以冬用師故
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其怠盛夏討之彼衆旣散一
旦合之固已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
秋冬絕食之憂黨與必勢可招來也雖已命岳飛往而兵
將未必諭此意或退兵殺戮則失勝算傷國體遂具奏請
行上許焉公在道念國家任事不顧身者常遇禍而畏避
崇虛譽者常獲福以爲國之大患奏曰今未有疾於此正
在膏肓庸醫畏縮方且戒以勿吐勿下姑進參苓而安養
之雖終至於必死主人猶以爲愛已也乃若良醫進剖胃

洗腸之術旁觀駭愕指以爲狂至其疾良已尚不免於輕
試之謗自古掠美附衆者得譽常多而骨鯁當權者負謗
常重澶淵之役寇準決策親征功存社稷事定之後姦臣
乃謂其輕棄萬乘今合天下之力以誅天下之不義雖湯
武復生亦必出此而顧乃爲恐懼顧慮之計何由而事功
可集哉蓋公所以自任者始終如此故每因事爲上言之
行至醴陵獄犴數百人盡楊氏遣爲間探者帥席益傳至
遠縣囚之公召問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爾
今旣不得保田畝秋冬必乏食且餒死矣不若早降即赦
爾死數百人驩呼而往五月十一日至潭州於是賊寨首
領黃誠周倫先請受約束然誠等屢嘗殺招安使命猶自
疑不安公遣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其黨大恐

相繼約日來降丁壯至五九萬老弱不下二十萬公一切以誠信撫之六月湖寇盡平乃更易郡縣姦賊吏宣布寬恩上手書賜公曰覽奏知湖寇已平非卿孜孜憂國不憚勤勞誰能寬朕憂顧奏到之日中外歡賀萬口一詞以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乎於是公奏遣岳飛之軍屯荆襄圖中原遂率官屬吏兵泛洞庭而下時重湖連年舟楫不通公舟始行風日清夷父老歎息以爲變殘賊呻吟之區爲和氣也始公定議令韓世忠屯承楚於高郵作家計及公出征而廷議中變公復請去上悟優詔從公叔計公既兩發儲嗣之議至是聞建資善堂皇子出就傳喜不自勝以爲當以擇師傅爲先遂具奏薦起居郎朱震祕閣修撰范冲可任

訓導之選公雖在外常以內治爲憂每有見輒入奏其一謂自昔人君命相與之講論天下大計次第而施行之故日積月累成效可必譬之營室先度基址次定規模付諸匠者以責其實一有不合安可輕委自建炎以來陛下選用大臣未知責以何事而大臣進說於陛下未知何以奉詔臣但見一相之入引進親舊報讎復怨以行其私意而已欲望國家之治安其可得乎其二謂祖宗置臺諫本慮夫軍民之利害人才之善惡官吏之能否廟堂不能盡見而周知臺諫得以風聞而論列不幸大臣不得其人則臺諫力爭明辨以去之耳今乃不然陰肆揣摩公爲反覆或伺候人主之意或密結大臣之私摭摭細故以示其公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其三謂祖宗時即曹之選非累歷親民

不以授自臺閣而爲守貳者十嘗七八蓋使之更歷世故諳曉民情養成其材以備任使今則不然事口記者可至言官弄文來者皆升館職日進月遷驟竊要位一居京局視州縣爲冗官故有爲大臣而不知民情之休戚財用之盈虛軍政之始末者有爲侍從而不知州縣所宜施行者况責以任天下大計哉上嘉納焉公自岳鄂轉淮西東諸將大議防秋之宜直至承楚僞境震動上念公久勞于外遣中使賜手書促歸制除公金紫光祿大夫公力辭至四五乃許特封公母計氏秦國夫人賜公兄滉紫章服及五品服二人官公親屬兩人公以十月十一日至行在上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羣盜旣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公頓首謝曰陛下誤知使當重任故臣得效

愚計上親書周易否泰卦以賜焉公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爲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或故爲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矣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一國家非爲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貞而象以爲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用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改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於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爲陽泰自是

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三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以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陛下常思其否焉上嘗召公獨對便殿問所宜為公退奏曰臣竊惟二帝皇族遠處沙漠憂憤無聊與夫輕侮受辱可想而見也尚忍言之哉臣嘗屈指計之如此者蓋三千晝夜矣虎狼用意實欲摧折而消磨之也雖然此尚以陛下總師于南耳異時或一有差跌其禍可勝言乎今事雖有可為之幾理未有先勝之道蓋兵家之事不在交鋒接戰然後勝負可分要在得天下之心則士氣百倍虜叛歸服雖然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心念之間一毫有差

四海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弟之心須臾不忘寢食之間父兄在念當思共為陛下雪讎矣皆曰吾君之朝君子在位小人屏去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譖說不行邪言不入市井之談不聞道義之益日至則內外安心各服其職而有才智者悉思盡其力矣皆曰吾君棄珠玉絕弄好輕犬馬賤刀劍金帛之賞不以予幸惟以予功則上下知勸矣以至吾君言動舉措俱合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天則望教化之可行矣如是則將帥之心日以壯士卒之心日以奮天下百姓之心日以歸夷狄雖號荒服然非至若禽獸也聞陛下之盛德知中國之理直則氣折志喪小大雖異戰必不力衆必不同則陛下何為而不可成乎或有不然疑似之說毫髮著見天下之人口不敢言而心敢

怨異日事乖勢去禍亂立作如覆水之不可救也蓋隙見於此則心生於彼不易之道自古爲君之難非特今日也一言之失一行之非或失色於人或失禮於人或一小人在側便足以致禍致難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大逆之徒陳兵闕下旁引他辭其監不遠也爲人上者其可不兢畏戒懼耶其警戒深切如此上皆嘉納且命公以所見聞置策來上公承命條列以進疏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立國之本用兵行師之道君子小人之情狀駕馭將帥之方均節財用之宜聽言之要待近君之道以至既往之得失郡縣之利病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六年正月上謂公曰朕每以事幾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公奏曰陛下以多難之際兩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系慮之誠

是也然臣嘗聞之聽雜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是以自昔君人者修己正心惟使仰不愧于天俯不忤於人持剛健之志洪果毅之實爲所當爲曾不它卹陛下聰明睿知灼知古今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乎臣願萬機之暇保養天和澄靜心氣庶幾利害紛來不至疑惑以禍天下以建中興公以虜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不敢皇寧處于朝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上許焉即張榜聲豫僭逆之罪以是月中旬啓行公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散澠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它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也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論者多以前

後空闕虜出它道爲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爲可安乎既以此告于上又以此言於同列惟上深以公言爲然至江上會諸帥議事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形勢旣立國威大振上遣使賜公御書裴度傳以示至意公於諸將中尤稱韓世忠之忠勇岳飛之沉鷲可倚以大事世忠在楚州時入僞地叛賊頗聚兵世忠渡淮擊敗之直引兵至淮陽而還士氣百倍上手賜書公曰世忠旣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中外忻悅每患世忠發憤直前奮身不顧今乃審擇利便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宜明審虛實徐爲

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支吾不暇以逸待勞時飛母死扶護葬廬山公乞御筆敦趣其行飛奉詔歸屯公身任輔相雖督軍在外朝廷有大差除不容不預議而孟庾除知樞密院及高世則除節度使皆不知始末具奏以爲如此則臣不當在相位上親筆喻指焉公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致召遠近係中原之心奏請車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公又渡江過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公不憚勞人人感悅時防秋不遠公以方略諭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乘幾擊之六月制加公食邑食實封時公所遣人自燕山回知徽宗皇帝不豫又聞欽宗皇帝所

賡虜酋書奏曰臣近得此信不勝臣子痛切憤激之情仰
惟陛下處天子之尊遭父兄之變聖懷惻怛勤切于中固
不止坐薪嘗膽也臣願陛下至誠剛健勉強有爲成敗利
害在所不恤彼藉姑息之論納小忠之說者爲一已妻孥
計耳使天有志於中興陛下奮然決爲躬冒矢石事無不
濟使天無意乎中興陛下雖過爲計慮以圖一身之安曾
何補於事乎但當盡其在我一聽天命而已况夫孝弟可
以格天仁厚可以得民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
也七月有詔促公入覲八月至行在時張俊軍已進屯盱
眙三帥鼎立而岳飛遣兵入僞地直至蔡州焚其積聚時
有俘獲公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同者極鮮惟上
斷然不疑車駕以九月一日進發逮至平江公又請先往

江上謀報叛賊劉豫及其姪倪挾虜來寇公奏虜疲於奔
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公旣行而邊遽不一
大將張俊劉光世皆張太賊勢爭請益兵自趙鼎而下莫
不恟懼至欲移盱眙之屯退合淝之師召岳飛盡以兵東
下公獨以爲不然以書戒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
若不盡勦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
擊無退保時楊沂中爲張俊軍統制公令沂中往屯濠梁
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
跌某不敢私諸將悚懼聽命公至江上知來爲寇者實劉
麟兄弟豫封麟淮西王兵凡六萬人寇已渡淮南渡壽春
逼合肥公調度旣已定矣而張俊請益兵之書日上劉光
世亦欲引兵退保劉豫又令鄉兵僞胡服於河南諸州十

百爲群由此間者皆言處處有虜騎趙鼎及簽書樞密院
事折彥質惑之移書抵公至七八堅欲飛兵速下又擬條
畫項目乞上親書付公大略欲俊光世沂中等退師善還
爲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公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
江之險與虜共矣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向若叛賊
得據淮西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陛下其能
復遣諸將渡江擊賊乎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令士氣
益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
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陛下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
望上手書報公曰朕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問於卿今覽卿
奏措置方略審料敵情條理明甚俾朕釋然無復憂顧非
卿識慮高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是時內則廟堂外則諸

將人人畏怯務爲退避自全之計雖公遠策之忠始終不
貳然握兵在外間隙易生向非主上見幾之明不惑羣議
則諸將必引而南大勢傾矣及奉此詔異議乃息而諸將
亦始爲固守計旣而賊大張聲勢於淮東阻韓世忠承楚
之兵不敢進揚沂中亦以十月四日抵濠州公聞光世已
舍廬州而南淮西人情恟動星夜疾馳至采石遣諭光世
之衆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聞公來采石大恐即
復駐軍與沂中接連相應劉錡分麟兵之半來攻沂中是
月十日沂中大破錡於藕塘降殺無遺錡僅以身免麟拔
寨遁走虜獲甚衆得糧舟四百餘艘於是公奏車駕宜乘
時早幸江上上賜手書曰賊豫阻兵梟雖犯順夾淮而陣
侵壽及濠卿獎率師徒分布要害臨敵益壯仗義直前箕

張翼舒風馳電掃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觀草木以成
兵委溝壑而不顧昔周瑜赤壁之舉談笑而成謝安淝上
之師指揮而定得賢之効與古何殊寤寐忠勤不忘嘉歎
公奏曰逆雛遠遁尚稽授首之期金寇方強未見息戈之
日臣之罪大何所逃刑願陛下念十年留滯之非歎雙馭
還歸之晚儻爲民而勞已當有神以相身無使自謀擇利
之言得惑至高無私之聽又上奏以賊臣邇者輒入邊塞
今雖勝捷而渠魁遁去殺戮雖衆亦吾赤子致彼操戈而
輕犯由臣武備之弗嚴願賜顯黜以允公議上深嘉歎焉
有旨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諸色人等備見勤勞可令張
某等第保奏公奏馳驅盡瘁職所當然賞或濫加士將解
體乞上保奏戰功庶可旌勸軍士又遣內侍賜公古端石

硯筆墨刀劒犀甲且召公還及至平江隨班朝見上曰却
賊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惶懼乞去方公未至平
江時鼎等已議回蹕臨安公入見之次日具奏曰昨日獲
聞聖訓惟是事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蓋天下之事不唱
則不起不爲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思戀王室虜叛相
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願陛下下一
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困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
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
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爲之
先臣懼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
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
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欲下巡幸詔書誰能深信而不疑

者何哉彼知朝廷姑以此爲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秋冬有警車駕難於遠避夫軍旅同心將士用命死准而戰破敵有餘况陛下親臨大江氣當百倍苟士不効力人有離心陛下雖過自爲計將容足於何地乎又不過曰當秋而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絕彼窺伺爲此論者將可紓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警使年年爲之人皆習熟謂我不競當有怨望難乎其立國矣又不過曰賊占上流順舟而下變故不測夫襄漢我所有也賊舟何自而來使虜叛事力有餘果然凌犯水陸階進自上而濟陛下雖深處臨安亦能以安乎矧陛下負四海之重責有爲而未成天下猶矜冷而歸心於陛下不爲而坐待其盡其爲禍可勝言耶要須剛大志氣恢廓度量以拯

救天下爲心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度事而爲審時而動先謀自治利而誘之致而破之何難而不可濟今臣侍陛下以還歸在臣之謀無所任責臣亦得計矣而爲陛下國家計則爲不忠是以披心腹露肝膽反復一二言之惟陛下詳教而曲諭焉庶幾君臣之間得盡其道不貽萬世之悔上翻然從公計十二月趙鼎出知紹興府專委任公公謂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內重外輕祖宗之法盡廢流落于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于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郡守監司有治狀任滿除郎郎曹資淺未經民事之人秩滿除監司郡守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回日較其治効優加擢用治民無

聞者與閑慢差遣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郡守殿最如
前仍乞降詔又以災異奉復賢良方正科上皆從之七年
正月上以公去冬卻敵之功制除特進公懇辭再四先是
十二月以祿令成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公辭不得即求回
授兄滉至是上謂公曰卿每有遷除辭之甚力恐於君臣
之義有未安也公乃奉命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九十五卷上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五下

行狀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行
狀下

公與趙鼎當國時議徽宗在沙漠當遣信通問遂遣問安
使何鮮等行是年正月二十五日鮮歸報徽宗皇帝寧德
皇后相繼上僊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公奏天子之孝與
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
天下塗炭至難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
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爲晚也數日後求奏事深陳
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上命公具草以
進親書付外其詞曰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士民之上勉求

治道思濟多艱而上帝降罰禍延于我有家天地崩裂諱
問遠至嗚呼朕負終身之戚懷無窮之恨凡我臣庶尚忍
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惟爾小大文武
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兵卹民輔朕不逮皇天后土實
照臨之無或自暇不卹朕憂又以公請命諸大將率三軍
發哀成服中外感動公退又具奏待罪曰仰惟陛下時遇
艱難身當險阻圖回事業寢食不遑所以思慕兩宮憂勞
百姓未嘗一日忘也臣之至愚謏遭任用在諸臣先每因
從容語及北狩事聖情惻怛淚必數行臣感慨自期願殲
虜讎十年之間親養闕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
遂陛下孝養之至拯生民塗炭之難則臣之事親保家庶
幾得矣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積罔極

之思哀復何言罪將誰執載念昔者陝蜀之行陛下丁寧
告戒且曰我有大隙于虜剗此至恥惟臣是屬而臣終墮
成功使賊無憚況以沙漠之墟食飲憂慮兩宮處此遠豫
固宜今日之禍端自臣致尚叨近輔實愧心顏伏願明賜
罷黜亟正典刑仰以慰上皇在天之靈俯以息四海怨怒
之氣上降詔起公視事公再上疏待罪不獲請車駕以二
十七日發平江三月十一日至建康時公總領中外之政
會車駕巡幸又值國卹幾事叢委公以一身任之至誠惻
怛上下感動人情賴公以安每對必深言讎恥之大反復
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上方厲精克己務自損節戒飭
宮庭內侍等無敢少有越度者事無巨細必以咨公賜諸
將詔旨往往命公擬進未嘗易一字四方有災異公必以

開祥瑞則皆抑不奏知果州宇文彬通判龐信孺進嘉禾
九德並鑄秩放罷而四方皆知朝廷好惡所在矣四月公
行淮西撫諭諸屯築廬州城治東西關且申防秋備自公
來東南太夫人留蜀及再入政府遣人迎侍太夫人安于
蜀未即出上爲降旨召公兄滉俾迎侍而來又遣內侍胡
宗回往喻意五月始達建康而公亦自淮西歸上疊遣中
使勞問太夫人賜予稠疊公戴星而出經處國事至暮入
侍色養委曲奉承中外觀感歆慕傳相告語以爲美談自
公與趙鼎在相位以招來賢才爲急務從列要津多一時
之望百執事奔走效職不敢自營人號爲小元祐而公尤
未嘗以恩澤私親戚仲兄滉上知其賢累欲加以異恩公
輒辭及賜進士第後省官繳駁公非惟不加忤且奏不當

以臣故沮後省公議外舅宇文時中政和中爲郎出守大
藩舊已寓直萬里召赴僅進職知湖州舅氏計有功又在
幕府得直徽猷閣公止乞就秘閣人服其公公以入主當
務講學以爲脩身致治之本薦河南門人尹焞宜在講筵
有旨趣赴闕會旱災且自太夫人以次闔門悉卧病公力
求去至再四不得方車駕在平江時公歸自江上奏劉光
世握兵數萬無復紀律沈酣酒色不卹國事語以恢復意
氣拂然宜賜罷斥用警將帥上然之罷光世而以其兵盡
屬督府公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公又自往
勞之人情協附上下帖然而樞密使秦檜知樞密院事沈
與求意以握兵爲督府之嫌奏乞置武帥臺諫觀望繼有
請乃以王德爲都統制即軍中取鄴瓊副之公歸以爲不

然奏論之而瓊等亦與德有舊怨與其下八人列狀訴御
史臺乃命張俊爲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爲制置判官以撫
之此軍自聞王德爲帥往往懷疑而鄴瓊遂陰有異志唱
搖其間八月八日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行欲渡淮歸劉
豫祉不肯渡詈瓊等碎齒折首以死公遂引咎力求去位
上不得留因問可代者公辭不對上曰秦檜何如公曰近
與共事始知其暗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公擬批召鼎旣
出檜謂公必薦已就閣手與公語良久上遣人促進所擬
文字檜始錯愕而出後反謂鼎上召公而張丞相遷留至
上使人促始進入檜之交謀類此公本以檜靖康中建議
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天下事而一時仁賢薦檜尤
力公遂推引旣同朝始覺其顧望包藏故臨行因上問及

之先是公遣人賁手榜入偽地云劉豫本以書生被遇太
上皇帝曾居言路主上嗣極擢守鄉郡當山東之要衝任
濟南之委寄眷禮殊厚責望至深俄聞率衆以請降旋乃
失身而據位諒亦迫於畏死姑務偷生如能誘致金人使
之疲弊精兵健馬漸次消磨誠報國之良圖亦爾爲臣
之後効更須愛惜民力勿使傷殘儻或求懷異心自致顯
戮豈惟皇天后土有所不容抑恐義士忠臣終懷憤疾金
虜用事者見此榜已疑豫八月豫聞王師欲北向遣韓元
英告于虜謂南寇張某總領烏合之兵或逼宿亳或窺陳
蔡或出襄陽增修器甲趣辦軍裝其志不小先起制人後
起制於人欲乞兵同舉虜得此報謂豫真欲困已益疑之
會瓊等叛去公復多遣間散持蠟書故遣之大抵謂豫已

相結約故遣瓊等降而豫又乞兵于虜十月虜副元帥兀木徑領兵來廢豫惜其機會之來公已去位矣蓋公以九月五日得請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左司諫王縉奏乞留公即日補外都官郎中趙令衿繼上疏亦罷去而御史中丞周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言李誼交章諄公未已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於是趙鼎復當國而車駕自江上還臨安矣公出任國事每以不得從容盡子職爲念及旣去國太夫人以公退處欣然從之八年二月抵求左右侍旁凡所以順承親意者無不曲盡太夫人安之不知其爲遷謫也然公自以爲上遇我厚雖流離遠屏亦未嘗一念不在朝廷作草堂旁近以奉版輿遊歷命以三省爲文紀之曰予作

堂于寓止客館之東隅僅庇風雨取曾子三省之目以名之其省謂何思吾之忠於君孝於親修於己者恐或未至也士大夫學聖入之道當求所以通天人之際予之三省將有進於斯而愧其未能也則公之所深省而自得者遠矣是歲秦檜已得政始決屈己和戎之議九年正月詔書至求公伏讀恐懼寢食不安移書參知政事孫近大略曰曾仲連不尊秦爲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蓋知帝秦之禍遲發而大况我至難深隙廼欲脩好而幸目前少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使命絡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后變置大臣起罷兵之議建入覲之謀皆或有之矣某是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思密以啓沃又聞故人李光自洪州召入政府復以此意移書抵之懷不自已又具

劄子以奏曰恭觀詔書之頒再三伏讀通夕不寐今日事之虛實姑未論借令虜中有故上下分離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將來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顧事理可憂有甚於此者陛下焦心勞慮積意兵政精誠感格將士斬乎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遊談之士取功於一時忠勲之臣置身於無用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且欲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矣今從約之遽肆赦之速用世儒之常說答猾虜之詭秘措置失緒不勝寒心願陛下思宗社之計圖恢復之實遏之以大勢度乎國家可得而立臣罪戾之餘一意養親深不欲論天下事顧惟利害至大至重不忍緘默以負

陛下之知惟陛下留意二月以大需復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公復具劄子曰竊惟今日事勢處古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陛下強勉圖事而已陛下進而有爲則其權在我且順天下之心間雖齟齬終有莫大之福陛下退而不爲則其權在敵且拂天下之心今雖幸安後將有莫大之憂夫在彼者情不可保在我者心不可失外徇敵國內罹實害智者所不爲也仰惟聖慈深計審慮茂圖大業求福元元又自作謝表云敢不專精道學黽勉身修求以事親方謹晨昏之養庶幾報國敢忘藥石之規視此則公許國之忠爲如何哉居畝日又具劄子曰自陛下回駐臨安甫閱歲時聖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確專意和議庶幾休息莫不幸其將成矣臣嘗不寐以思屈

指而計虜人與我讎讐之深設心措意果欲存吾之國乎抑顧其委靡而遂亡也臣意其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怠我之心勢盛有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見然則紛紛異議可端拱而決矣料虜上策還梓宮復母后輿地來歸不失前約結懽篤好以怠我師遲之數年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詔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妃后將何以塞請虜出中策則必重邀求責微禮失約爽信近在暮年中原之地將有所付如梁武之立北魏王顓者尚廢幾於前虜出下策怒而興師直臨江表勢似可愕而天下之亂或從此而定矣是月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大使公以太夫人念鄉不欲東去力辭至再三四月公奏前論講和事未蒙開納又具劄子曰竊

惟陛下建炎初載嘗歷大艱天意至深益彰聖德前事不忘後事之鑑伏願亟收人心務振士氣權勢專制操縱自我外之醜虜曷發敢悔之謀內之羣帥益堅盡節之志天下國家我所自定宋之社稷求求無窮夫理有近利亦有深憂有天下者當審機會度人情斷大義持柄握權不以與敵腐儒寡能遠見事至而悔將何及焉况夫今日事機尚可因權適變速於救藥惟望聖慈斷以無疑則天下幸甚八月聞虜遣使來以詔諭為名則又具奏曰臣近者累輸譬說仰讀聖明誠以憂君過慮不能自息竊惟天下之事有置必有廢有與必有奪虜以詔諭為名持廢置與奪之大柄且其蓄謀起慮欲以沮人心奪士氣而坐傾吾國臣之所憂不但目前也劉先主曰濟大事以人心為本此

存亡之大計願陛下考臣前後所奏晉神母忽焉福州之命既累辭不獲公念時事多虞惟在近或可以補報萬一遂受命而東九月至閩中閩素號健訟難治公謂人心一也正由臨民者先有逆詐億不信之心是以不能感格入境一切諭以義理飭守令誠意民事令鄉里長老知書者率勸後生及彊悍者無爲鄉黨羞民皆感仰每出觀者至升屋登木如堵牆十年正月上遣中使撫問公附奏謝且曰願陛下全養精神剛大志氣惟果惟斷見幾見微察彊弱於言辭之際轉禍福於談笑之間無使噬臍爲天下笑時虜中變盟約復取河南公奏曰臣竊念自群下決回鑾之議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虜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虜必深

和議不投人心懈怠國勢寢微異時釁端卒發何以支持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虜懷反復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變轉禍爲福用天下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勲可集臣又有臆見當燕山新復朝廷恃郭藥師爲固一旦醜虜敗盟藥師先叛何則賣國無恥之人本無它長難與共事願陛下每以爲鑑制御於早無忽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舡利害上嘉公之忠遣中使獎諭公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在郡細大之務必躬必親人人感悅和氣薰然訟事清簡山海之寇招捕無餘間引秀士與之講論閩人化之十一年三月劉錡大破兀朮于順昌錡本晚出公一見關陝奇之

即付以事任錡亦感慨自立公歸薦之上謂錡才識諸將
莫及而一時輩流嫉其材能出已右百計沮遏公既平湖
寇即薦知岳州已而召赴行在左右扶持付以王彥軍且
擢爲騎帥至是錡竟以所部成大功方欲進兵乘虜虛而
檜召錡還矣錡還朝上見之首曰張某可謂知人檜遣即
官蓋諒來諷公使附其議當即引公爲樞密使公答檜書
歷言和不可成虜不可縱且面爲諒言諒歸檜怒時幕將
等歸自虜朝廷復遣劉光遠等奉使而公亦力請祠奉親
矣十一月除檢校少傅崇信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
請去禍之日軍民送者咨嗟號泣相屬於道公以蜀遠朝
廷不欲徑歸遂奉太夫人寓長沙十二年太母鸞輅來歸
制封公和國公具劄子以賀且曰與或爲取安必慮危夫

惟務農而彊兵乃可立國而禦侮願勤聖慮終究遠圖公
恐太夫人念歸乃即長沙城之南爲屋六十楹以奉色養
太夫人安焉築堂榜曰盡心親爲之記大意欲益求所以
盡心於君親者居間玩意六經考諸史治亂得失益思前
事之機微憂時之志一飯未嘗忘也檜既外交仇讎罔上
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爲時已太平日爲浮文侈
靡愚弄天下獨忌公甚中丞萬俟卨希檜旨論公卜宅檜
擬至做五鳳建樓上不以爲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
至湖南有所案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
中人常產可辦不覺歎息反密以檜意告公而歸且奏其
實檜黷秉信十六年公念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豈出
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致

王肅判
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
誦先雅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
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至三公意遂決乃言曰臣聞受
非常之恩者圖非常之報極焚溺之急者之徐緩之音竊
惟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太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
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
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猶之奕棊分據要害審
思詳處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
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
臣所以食不下咽不能一夕安也儻非陛下聖德在入獲
天地之祐承祖宗之慶有以照察其心臣亦何所逃罪事
下三省檜大怒時公又以天申節手寫尚書無逸篇具劄

子為賀曰臣嘗替心聖人之經有可以取必於天膺大福
獲大壽決然無疑者輒輸丹誠為陛下獻臣伏考周公無
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高宗嘉靖商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於日
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
之供三君者非獨身享安榮而有國長久後世莫加焉商
自祖甲之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
勞惟耽樂之從是以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五六年或四三
年天道昭然其應如響古之聖人以一身莅天下惠澤四
海無不如意未嘗少有憂懼退休之懷凡以天道可必吾
無愧歉于心而已臣不勝臣子祝頌之誠願陛下兢兢業
業勉之又勉永堅此心以奉天道天之所以報吾君者宜

如何哉七月檜命臺諫論公章四上上以特進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樊川周勣者氣義人也自公貶求
即來相從公帥福唐辟爲屬公來長沙勣亦從居焉檜累
書招勣不得恨之乃謂公與勣誅謗時事亦削勣官竄封
州公被命即行自夫人以下皆留侍獨挈子姪往太夫人
送之曰汝無愧矣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爲念公至貶所月
一再遣人至太夫人所日夕讀易精思大旨述之於編親
教授其子拭連爲州景物甚勝暇即策杖遊歷連人愛重
公爭持肴果以迎所至必爲曲留終日時檜益肆凶焰遷
謫者不絕于道四方觀望公處之恬然形氣益充實太夫
人亦安居長沙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
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饒之於石家傳

人誦焉已巳歲嶺南瘴疫大作日色晝昏官于連者自太
守而下死凡數人郡人無不被疾哭聲連巷鄉落至有絕
饌者公和藥拯之病者來請日至十餘人惟公家下至僕
厮無一人告病過者咨歎莫不以爲天相忠誠也居連凡
四年二十年九月移求州湖湘之人見公歸喜甚爭出迎
望見公所養勝前退皆歎息相賀公遣人迎太夫人以次
年四月至求母子相見彊健如初求舊所嘗居人情尤相
安而公兄徽猷公遽以疾終方公官于朝及在貶徽猷公
常留太夫人左右悅適其意太夫人鍾愛之至是悲惻殆
不能爲懷雖公解釋備至太夫人亦年高多疾矣蓋公去
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
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公者咨嗟太息至小兒婦女亦

知天下有張都督也虜人憚公尤甚歲時使至虜中其主必問公安在方約和時誓書有不得輒更易大臣之語蓋懼公復用云至是秦檜寵位既極老病日侵鄙夫患失之心無所不至無君之迹顯然著見意欲先剪除海內賢士大夫然後肆其所爲左憚公爲正論宗王使已不得安欲亟加害命臺臣王珉徐嘉輩有所彈劾語必及公至彈知洪州張宗元文始謂公國賊必欲殺之有張柄者嘗奏請令檜乘金根車其死黨也即擢知潭州汪召錫者娶檜兄女嘗告訐趙令杓遣爲湖南提舉官俾共圖公又使張常先治張宗元獄株連及公以爲未足又捕趙鼎子份下大理獄備極慘酷考掠無全膚令自誣與公及李光胡寅等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會檜

病篤不能書判以死時紹興二十有五年也上始復親庶務先勸檜子燾致仕盡斥群兇公迹稍安而太夫人遽薨有旨復公職觀文殿大學士除判洪州公已在苦塊矣哀苦扶護以治命當歸葬雖公之兆奏請俟命長沙獨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敗壞人心士氣委靡銷鑠政事無綱邊備蕩弛幸其一旦隕斃當汲汲惟新令圖而未見所以慰人望者且聞頑顏亮篡立勢已驕豪必將妄舉可爲寒心自惟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五月具劄子曰臣夙負大罪自謂必死瘴癘之地仰惟陛下優容之矜憐之保全之死骨復生盡出聖神之造自今以往皆已死之日而陛下實生之臣今雖居苦塊中安敢忽然遂忘陛下恩德且顧惜一已而默不出一言庶幾有補萬一哉惟陛

下察其用心怒之而已臣聞自昔忠臣事君莫不欲其主之聖莫不欲其主之名顯日月功蓋宇宙彼知夫國家安榮則其身亦與有安榮故犯顏逆指而不敢辭也姦臣不然惟利是圖不復它卹導君於非使重失天下之心而陰肆其邪志始則曲意媚順而欺蔽人主之聰明終則專事擅權而潛移生殺之大柄跡其包藏有不可勝言者矣然而身滅國亡族覆世絕見於史冊歷歷可攷天下後世視之曾犬豕之不若彼誠果何所利耶惜乎至愚而莫之思也日者陛下法乾之剛而用以沉潛施設中幾天下四夷孰不畏服是臣可言之秋也臣疎遠不復預聞朝廷幾事而伏自思念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求所以爲長久歟臣誠過慮

以爲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臣烈將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爲策方祖宗盛時嘗與虜通和惟力敵勢均而國家取兵於西北取財於天下文武之才世不乏人是故得以持久而百四十年之後靖康大變事出不意禍亂之大亘古所無論者猶恨夫恃和爲安而不自治之失今天下幾何譬之中人之家盜據其堂安君飽食其間而朝夕陰伺吾隙一日之間其舍我乎然則陛下不可不深思力圖於此時也或謂虜嘗有弑立之舉夫弑立之人天地所不容人情所甚惡誠能任賢選能脩德立政斷然爲吾之所當爲口不絕和而實以勢臨之彼必有瓦解之憂借使虜不量度輕爲舉動第堅壁清野以持之明示逆順其衆自離虜

之危亡可立而待何則人心必不肯附逆而忘順假之五
七年而虜之君臣之分定彼國有人得柄用事雖有賢智
莫知爲陛下計矣願陛下精思審謀無忘朝夕無使真有
噬臍之歎夫約和衰弱之時謂不能久而疆場之變存生
於內是天贊陛下違天不祥陛下其承之臣聞人主之俯
仰天地間所以自立其身者不過忠孝二字此天下之大
義不可須臾忽也而臣行負神明孤苦餘生親養已無
所施矣事有大義所當爲者不過盡忠於陛下願雖頭目
手足有可捐棄而爲陛下用者所不當顧惜而况親逢聖
明極力保全恩德至大使臣有懷私顧已匿情慮禍之心
則是陛下不負臣臣實負陛下天地鬼神其肯容之哉是
以不顧嫌疑不避鼎鑊不卹讒毀爲陛下陳之陛下勿謂

軍民之心爲可忽忠良之言爲可棄夫治天下譬如繫水
一決而潰有不可收拾者矣陛下其念之哉臣行年六十
死亡無日非若紛紛互持扣戰之說惟恐其說之不勝而
身之不獲用貪目前之得忽久遠之圖臣知爲陛下國家
計耳陛下安榮臣亦預有安榮臣之自謀亦豈有不審耶
幸未即隕得終禮制陛下不以臣爲愚而卒棄之願陛下
許臣居巖竅間優游養病爲陛下謀盡心腹之臣以畢愚
盡忠庶幾有補萬一臣之志願足矣惟陛下廓乾坤之度
以精求天下之賢無忘祖宗國家之恥父兄宗族之讎盛
德大業昭著後世臣猶幸及見之繼被朝命以太夫人之
喪歸蜀八月行至荊南會以星變詔求直言公念虜數年
間勢決求釁用兵吾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蕩然無備沈

該万俟高據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顧伏在苦塊
經歷險阻死亡無日不得爲上終言之懷不自安乃復奏
曰臣受陛下更生大恩今至憂迫身涉險萬里常恐一旦
死填溝壑終無以仰報萬一思以展盡所懷瞑目無憾臣
嘗病世儒牽於戰和異同之說而不知實爲一事或者竊
儒爲姦不知經史之心切切焉利祿是圖而有以欺惑陛
下之聽也又其甚則大姦大惡挾虜懷貳以自封殖其家
簧鼓曲說愚弄天下敢畢陳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
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凝之於秋冬則無以敷
榮之於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乃生物之基也在萃之象
曰除戎器戒不虞泰之九二爻辭曰包荒用馮河泰萃之
世聖人謹於武備如此謂不如是不足以生物而行其心

也况時方艱難而可忽略不省啓大禍于後反謂是爲得
哉若夫一時之和則亦聖賢生利天下之權矣商湯事葛
矣而終滅葛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周太王避狄矣築室于
岐未幾謀以却敵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文王事昆夷
矣卒伐之詩曰昆夷駟矣維其喙矣越勾踐事吳矣坐薪
嘗膽竟以破吳越語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彼皆翕
之乎始而張之乎終汲汲乎德政修立而以生利爲心未
嘗恃和爲安自樂其身而已也漢高祖與項羽和羽歸太
公呂后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良平進言今楚兵罷食
盡釋而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卒成大業漢文
帝與匈奴和曾無間歲之寧漢文全有天下可謂和以息
民方是時百姓猶不免侵凌之苦至武帝始一大征伐之

其後單于來朝漢三百年間用以無事唐太宗初定天下有渭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犁其庭係其酋海內始安焉茲豈非以和爲權而亦得之哉若夫石晉之有天下則不然取之非其道謀之非其人桑維翰始終於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觀釁而動動無不成若有深謀者然考其君臣所爲名實不孚于上下朝廷之上專務姑息賞罰失章施設繆戾權移於下政私於上無名之獻莫知紀極一時用事方鎮之臣往往昏于酒色厚于賦歛果于誅戮以害于百姓朝廷莫知所以御之所謂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略無實事維翰所陳殆爲空言姑欲信其當時必和之說以偷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須求凌侮日甚一日後嗣

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僥倖以戰而不知其荒淫怠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天下之勢已去天下之財已匱延廣不學不知行聖賢之權亟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彊其國急於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爲之發矢北向者至今爲天下嗤笑言君臣委靡不振服後夷狄者必曰石晉云仰惟陛下聰明聖智孝心純一即位以來簡用實才虜人聞風而畏之於是有議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爲重且幸徽宗皇帝梓宮之亟還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貪天之功肆意利欲乃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虜而陰蓄其邪心方國家間暇之時怠傲是圖德政俱廢而專於異已之去意果安在哉夫虜日夕所願望者欲我之忠良淪沒耳欲我之盡失天下之心耳欲我之將士解

體其氣不復振作耳欲我之懷於宴安以甘于耽毒耳前日用事者一切徇其所甚欲而畢爲之不幾乎與虜爲地歟身死之日天下酌酒相慶不約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額其背天逆人不忠于君而天下之心重惡之如此且彼曾不思虜之於我其愛之而和乎其有餘力而肯和乎其國中亦有掣肘之虞而和乎其欲圖之於後而和乎臣謂虜有大難大患不可復合譬夫一葉之分今日之和必其酋帥携離人心睽異姑爲此舉以息目前而圖回江淮以去除後患之心其中未嘗一日忘也惜夫昏庸姦賊之人參於富貴關於政事曾無尺寸之效以上報於國家毫髮之惠以下及於百姓分列黨與布在要郡聚歛珍貨獨享私室爲身謀爲子孫謀而不知爲陛下謀不知爲

國家天下謀坐失事機者二十餘年誤陛下社稷大事有識之士誰不痛心且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責成受命於虜適足以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魯仲連所謂彼將有所予奪梁王安得晏然乎而甚可痛恨者也敵國之人何自而畏敵國之心何自而服敵國之難何自而成遲以歲月百姓離心將士喪氣亦危亡而已矣臣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勾踐之謀考唐漢四君之事以保圖社稷深恩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臣不孝之身親養已絕舍毒忍死其亡無日徒能爲陛下言之而已又伏思祖宗之德在天下至大至厚太平之治多歷年所三代盛時

有不能及恭惟皇帝陛下稟乾剛之資輔以緝熙之學何爲而不成何治而不致願陛下充其志氣擴其聰明必使清明在躬如太虛然惟是之從以選賢才以修德政以大基業天下幸甚又以所著否泰卦解義進之奏曰臣往待罪相位陛下賜臣親書周易否泰二卦辭其後臣謫居連山益遠天日葵傾之心不能自已遇朔望必取再拜伏讀竊不自揆爲二卦訓釋久欲獻之以備乙鑒而負罪積畏無路上達今謹繕寫昧死以進願坐井之見豈足以仰補萬一惟臣子愛君之誠則不能自已焉竊惟易謹君子小人之辨而二卦則其効之尤深切著明者也其事則本諸一心惟陛下留神上付前奏三省宰執沈該萬俟卨湯思退等見之大怒以爲虜初未有釁歲時通問不翅如膠漆

而公所奏乃若禍在年歲者或笑以爲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聞之章疏交上謂公方歸蜀恐搖動遠方有旨復令求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公自扶護西歸抵綿竹即卜日治太夫人葬附雍公之兆賓客紛至自朝及夕哭泣應接不少倦子姪交諫尊年不宜致毀而公孝誠自天不能已也太夫人既葬十日而謫命至且有朝旨促迫甚急公即日就道服闋得旨落職以本官奉祠居求公自爲表謝曰念君臣雖分於異勢而利害實係於同舟其憂國之誠拳拳不捨蓋如此云公自是不復接賓客日紬繹易春秋論孟各爲之說夜則聞司馬氏通鑑如是者又四年而宇文夫人亦終焉自庚辰秋冬朝廷頗聞虜有異志公卿大夫下至軍民無不內懷岌岌日願公還相位表疏不絕三十一

年春有旨令公湖南路任便居住時臨安積陰命下之日
廓然清明上下欣悅公歸至潭五月奉欽宗諱號慟至不
能食又聞慮有嬖書不勝痛憤上奏曰孝慈皇帝討自北
來又聞逆虜兵動凡爲臣子孰不痛憤臣往叨任使孤負
眷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無所逃罪臣又度今日虜勢決
無但已九月十月之間必有所向願陛下與大臣計議早
定必守必戰之策上安社稷未幾而亮兵大入中外震動
十月復公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虜騎跳梁兩淮王權
兵潰劉錡引歸鎮江兩淮之人奔迸南來沿江百姓荷檐
而立遂改命公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金書疾置敦促甚
遽長沙在遠傳聞不一人人危懼公被命明日即首途曰
吾君方憂危臣子之職戴星而趨猶恐其緩至岳陽遇大

雪亟買小舟冒風濤泛長江而下且欲經歷諸屯慰接將
士未至鄂有士大夫自江東來者云虜焚北來石煙炎漲
天南岸人不復可立公毋庸進也公愀然曰某被命即携
二子來正欲赴君父之急今無所問惟直前求乘輿所在
耳長江是時無一舟行獨公以小舟徑下遭大風幾殆北
岸又近虜兵從者憂端甚公不少顧過池陽聞亮被殺然
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公渡江往勞以建
康激賞犒之一軍見公以爲從天而下驩呼增氣虜謀報
喘恐一二日遁去顯忠乘士氣銳追之多所俘獲公至建
康奏乞車駕早來臨幸聞已進發乃督官屬治具不半月
而辦風來隱然軍民恃以安上至建康公迎見道左衛士
見公至以手加額無不喜公復用而悲公久處瘴癘形容

之瘠也車駕入行宮首引公見問勞再四公頓首謝上更生骨肉之賜且曰方秦檜盛時非陛下力賜保全無此身矣上亦爲之慘然曰檜之爲人旣忌且妬後六日再引對公奏國家譬如人之一身必元氣充實然後邪不能干朝廷元氣也今邪氣得汙干犯必是元氣之弱或汙或下邪氣固暫退然元氣不壯邪再干之恐難勝任用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此皆壯元氣之道上改容開納時車駕將還臨安欲付公以江淮之事已而中止更留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俾專措置臨發復引公對公奏陛下當京城貼危之際毅然請使不測之虜後復受任開元帥府以孤軍當虜鋒當是時不知陛下之心還知有禍福生死否上曰朕爾時一心家國豈知有禍福豈知有死生對曰是心乃

天心也願陛下試反此心而擴充之何畏乎虜賊上首肯焉且勞公曰朕待卿如骨肉卿在此朕無北顧之憂矣卿久在謫籍聞其清貧郊祀合得奏薦及封邑當盡以還卿繼遣內侍賜公黃金及象笏筆公皇恐不敢辭秦檜二十年間所以諸公者無所不至有臣子所不忍聞者獨賴上主張不至死地至是上見公辭和氣平無淹滯之歎而溫乎忠愛之誠爲之感動對輔臣嘉美再三車駕旣還或有勸公求去者公念舊臣它在者而國家多虞之際人心尤以已之去就爲安危不忍舍而遠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時虜騎雖去人情未安朝廷賴公屹然增重兩淮之兵渡江歸息而奔走瘡痍之餘重以疫癘自三衙諸軍皆晉建康死者日數十人公親爲分課醫工置曆診候自帥司

給藥餌及它費遣官屬監示至日暮公親視曆考其勤惰得失而賞罰之全活甚衆四月楊存中罷公被旨兼措置兩淮繼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駐屯軍馬時虜以十萬衆圍海州甚急鎮江都統制張子蓋提兵在淮上欲前救聞當受公節制士氣十倍而公受命之日亦即爲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奇乘虜弊子蓋率兵力戰大破虜衆得脫歸者無幾公謂去歲淮上諸軍奏功例不以實有功者擯不錄而庖人廝役悉沾濫賞輕名器耗財用亂紀綱使軍士不復知所勸懲奏今海州上功當有以深革其弊使可爲後法於是令諸大將戰勝則命統制官以下至旗頭押擁隊公共保明限三日申稍有繆僞重賞典憲公德威表著將士望風畏愛至是復總兵權當軍政二

十年廢弛之後間疾痛卹勞苦撫孤遺禁刻剝勉將士俾知忠順於是人人勉勵慨然有趨事赴功之志公念軍籍日益凋寡中原之人久困腥羶思慕我宋欲因茲時乘虜事力未彊頓兵淮甸要處以招集忠義來歸之人內以壯軍勢實曠土外以驚虜情系人心奏曰虜人退兵之後士馬物故幾半飲馬長江之志固未敢萌也而用事羣酋人各有心日夜備具以有欲窺淮甸之謀先事預圖理不可緩我之甲兵方之西北之士所存無幾而又去歲捍禦大敵傷折逃亡繼以病死十亦四五馬固同之以今歲事力比量酌度夫人而知其爲弱也議者或欲弭兵息民以治在我此說近是也誠恐虜之圖事未肯但已一旦倉卒何以待之又况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爲可

仗然則乘機及時內堅守備外疑敵心左牽右制使之首
尾奔趨人情搖動斯爲成算不可忽也淮甸要處我不先
圖異日疆虜起侮渡淮先據形勢則事有難處者矣又奏
曰臣體訪得東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踴貴中原之人極
艱於食欲乞朝廷或撥米糧或錢物付臣措置招來吾人
人心既歸虜勢自屈公又以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
擾之後當收以爲兵又奏曰兩淮之人素稱疆力而淮北
義兵尤爲忠勁困於虜毒亦已甚矣雖虜欲報之心蓋未
嘗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嚴器甲不備雖有赤心不能成事
自疆虜恣爲殘虐十室九空皇皇夾淮各無所歸臣恐一
旦姦夫鼓率千百爲群別致生事謂可因其憤嫉無聊之
心而招集之欲置御前萬弩營募民疆壯年十八以上四

十五以下堪充弩手之人並不刺臂面以御前疆弩効用
爲名各給文帖書寫鄉貫居住之處及顏貌年甲姓名令
五人結一保兩保爲一甲十甲爲一隊逐相委保有功同
賞有罪同罰於建康府置營寨安泊詔皆從公請公即下
令曰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兄弟夫婦殺傷虜掠不能
相保今議爲必守之計復恥雪怨人心所同有願充者宜
相率應募至於淮北又被塗炭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
來歸共建勲業於是兩淮之人欣然願就率皆疆勇可用
公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爲統制敏起微賤聲迹未振公
擢於困廢中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方召募之初浮言
鼓動欲敗成績數月間來應者不絕衆論始定公謂虜長
於騎我長於步制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敏專制弩

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粮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振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具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以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有旨下福建選募張子蓋自鎮江來謁公與之語見其智識過人謀慮精密與圖規取山東之計奏子蓋才勇而性剛氣直願優容之且乞益以精甲資以財用俾屯江淮措置招來會今上即位公首奏建康行宮當罷工役華采之事據今所營足備臨幸有詔從之上自藩邸熟聞公德望臨朝之初顧問大臣咨嗟歎息首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朕初膺付託以眇然一身當萬幾之繁夙夜祗懼未

知攸濟公爲元老被遇太上皇帝禮遇之久羣臣莫及宜有嘉謀至計輔朕初政方今邊疆未靖備禦之道實難遙度思一見公面議其當使了然如在目中繫公是望公其疾驅副朕至意公奏曰臣敢不以前日恪事太上皇帝之心事陛下惟一其志有隕無二遂就道未至國門敦促再四至即引見上見公改容禮貌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命內侍賜公坐降問再四公奏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今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惟嗜慾私溺有以亂之失其公理校必須兢兢業業朝夕自持使清明在躬惟是之從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公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宜每事以藝祖爲法自

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公見上天錫英武每言及兩朝北狩八陵廢隔兆民塗炭離恥之大感痛形於詞色因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志以圖事制除公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進封魏國公太上皇退處德壽宮羣臣希得進見獨再引公見輒移時以秋防復往江上留臨安旬日中使問賜飲食等不絕禮遇冠一時公舟行出國門見蝗自北來飛長數里即具奏曰災異之起必有所因陛下即位之初憂勞庶政豈容有此伏願益修欽畏以答天心抑天之愛陛下殆將有以警勉於初助成聖德也更乞延見近臣咨問時政必使惠澤實及軍民先是公謂新政以人才爲急人才以剛正爲先因疏當今小大之臣有經挫折而不撓論事切直者

凡十數人薦於上且乞以閒暇時數引賢者自近賜以從容度幾啓沃之間有所廣益復薦陳俊卿汪應辰可爲宜撫判官有旨差俊卿又奏前國子司業王大寶可備勸講論思上遂命召大寶公至江上復奏曰直言不聞非國之福自秦檜用事二十年間誣以它罪賊殺忠良不知幾何人願下明詔以太上之意條具往以直言獲罪之人各加恩施其誣之以事而身已淪沒許本家開析事因經朝廷雪訴庶幾寬憤之氣得申今日又奏乞盡天下之公議以用天下之才時洪邁張掄使虜回見公於鎮江具言初到虜中鎖之寓館不與飲食令於表中換陪臣字公奏虜主恃彊彈壓諸國今日之事惟修德立政寢食之間無忘此離上慰天天下從人欲不當復遣使以重前失翰林學士

史浩建議欲築瓜洲采石城上下公議公謂今臨淮要地俱未措置高郵巢縣家計亦復未立而乃欲驅兵卒但於江干建築城堡豈不示虜削弱失所淮之心墮將士之氣或有緩急誰肯守兩淮者不若先城泗州便上以公言爲然浩已爲參知政事力主初議其餘公所措置浩輒不以爲是公以張子蓋可任使鎮淮上圖山東而子蓋所陳浩輒沮抑百端至下堂劄詰責又深遏海州之賞公方招來山東之人至者雲集而浩不肯應副錢糧且謂不當接納以自困公奏乞上幸建康而浩專欲爲懷安計公治舟楫于東海所圖甚遠而浩輒令散遣凡公所爲動皆乖異黨與唱和實繁有徒子蓋西人負氣竟以成疾公遣官屬勞問不絕且乞上親喻之上賜手書撫存備至而子蓋卒不

起山東前所結約者皆失望浩遣其腹心司農寺丞史正志來建康專欲沮招納事公論奏曰竊惟國家自南渡以來兵勢單弱賴陝西及東北之人不忘本朝率衆歸附以數萬計臣自爲御營參贊目所親見後之良將精兵往往皆當時歸正人也三十餘年扞禦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遽欲絕之事有大不可者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吾有棄絕之意必盡失其心也人心既失變爲寇讎內則爲虜用外則爲我寇也今日處分旣出聖意將見淮北之人無復渡淮歸我者人迹旣絕彼之動息無自而知間探之類孰爲而遣三也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陷於虜者三十餘年日夜望歸如赤子之仰父母今有脫身而來者父母拒戶棄絕之不得衣食於天理人情皆所未順四也自往

歲用兵大軍以奔疲疾疫死亡十之四五陛下慨念及此
命諸將再行招募若淮北之人不復再渡所募之卒何自
而充五也尋常諸軍招江淝一卒之費不下百緡而其入
柔脆多不堪用若非取軍淮北則軍旅之勢日以削弱六
也若果絕之人心一失大事去矣國家所系人心爲本惟
陛下恢廓聖度同符天地信順獲佑其理必然上見之感
悟事得不罷正志又受浩旨張兩路監司守臣往瓜洲相
度築壘事及見公持其口辯欲爲浩遊說公折大義正志
乃愧恐不敢言將行公復謂之曰歸致意史參政秦檜主
和終致誤國參政得君無蹈覆轍浩聞之悚然特浩已遣
使使虜報登寶位公奏陛下初立方欲圖回復而遽聞
遣使懼天下解體前日洪邁虜中供伏事狀尋聞虜酋備

坐告喻嶺北諸國虜借我和議之名以迫脅諸國類如此
願毋遣浩竟遣之然虜計已行亦竟責舊禮不納也十一
月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弔赴行在公附俊卿
等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駕親臨建康則決不能盡革宿弊
一新令圖鼓聿民之氣動中原之心臣自大上時已爲此
謀蓋江南形勢實在於此舍而不爲未見其策又奏曰漢
文帝初立有司請早建太子以尊宗廟其爲天下國家計
甚遠願陛下留意焉公於九月中嘗具奏以謂近聞吳璘
之兵在德順曾未幾月與虜大戰不可不爲之深思也使
此虜得志於西則氣焰必熾脅制蕃漢聚兵邊陲迫我臣
屬事固難處今持久不決有大利害存焉儻坐視不問貽
憂異時非計之得也當令兩淮之師虎視淮壩用觀其變

而遣舟師自海道徼山東及多遣忠義結約中原疑惑此虜使有左顧右盼之慮而德順之師知我有奉制之勢將士當亦賈勇自奮至是復令俊卿等力言之時浩已發詔命璘棄德順蓋浩志專欲亟和以自為功謂德順既棄則非徒璘無能為亦固撓公之謀矣上見俊卿等問公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上已有欲幸建康之意矣而浩殊不以為然上遣內侍黃保躬賜公鞍馬手書曰卿以元勲特為重望慨風塵之未靜仗忠義以親行首固邊防徐謀開拓俾朕居尊無復軫慮緬思忠赤益用歎嘉俊卿等歸公知車駕來建康之期尚緩深慮有失機會復具奏曰人心向背興亡以分建康之行一日有一日之功願仰稽天道俯徇眾情亟定行期以慰中外

之望時契丹酋窩斡亦起兵攻虜為虜所滅其黨奔潰驍將蕭鵬巴耶律迺里自海道來降公以為女真一國之兵其數有限向來獨以疆力迫脅中國之民及諸國之人為用是以兵盛莫敵今當招納吾民厚撫諸國則女真之心自生疑惑中原諸國莫為其用虜可亡也奏乞厚撫鵬巴等上從之詔公擬官賞施行仍賜手書勞公曰卿以文武全才副朕倚毗宣威塞垣厥功益茂夷虜來歸中外帖然今賜卿貂帽等時虜以十萬眾屯河南多張聲勢欲窺兩淮公以大兵屯盱泗濠廬虜不敢動但移牒三省密院及移書宣撫司虛為大言欲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等公奏此皆詭詐不當為之動卒以無事隆興元年正月九日制除公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屯駐軍

馬且命即日開府視事始公命諸將築泗州兩城至是而畢隱然爲邊塞重鎮時虜將萬戶蒲察徒穆及僞知泗州大周仁以兵五千屯虹縣都統蕭琦以萬餘人屯靈壁積糧修城遣間不絕公謂至秋必爲邊患當及時掃蕩若破兩城則淮泗可奠枕也且蕭琦素有歸我之意累遣親信至宣撫司會主管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獻擣二邑之策公具以奏上手書報可三月召公赴行在公中道具奏曰今之議者孰不持戰守之說其下則欲復遵舊轍重講前好以臣觀之戰守之說是也然而戰守之道本於廟勝君天下者誠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用之戰則克用之守則固理有決然者矣今德政未洽于人心宿弊未革于天下揆之廟

筭深有可疑臣願陛下發乾剛奮獨斷於旬月之間大布德章一新內外盡循太祖太宗之法使南北之人知有大治于後人心旣孚士氣必振于以戰守何往不濟旣至復伸前說上再三歎美謂公當先圖兩城邊患旣紓弊以次革乃命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令參議馮方隨往犒勞公亦自往臨之將行念軍事利鈍難必恐或小跌傷上有爲之心謂諸葛亮建興六年所上奏其言明切曲盡事機乞上置之坐右嘗觀覽焉又出旗榜軍前曰面奉聖旨大軍所至務要秋毫不擾專以慰安百姓爲事敢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達於聽聞朕所不赦公渡江聞李顯忠至靈壁而蕭琦中悔以衆來拒顯忠大破之琦所將萬五千人降殺殆盡邵宏淵亦進圍虹縣顯

忠會之徒穆周仁窮蹙率其衆降亦以萬數公又遣戚方將舟師趨淮陽慮顯忠輕敵深進則親帥官屬前駐盱眙幾便近得以指呼顯忠虜蕭琦至宿州近城琦與家屬及千戶頭領等百餘人降遂直抵城下虜僞元帥者遣二萬餘人來戰大破之進攻城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中原震動歸附日至上手書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數十年來無此克捷公以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僞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大兵至顯忠等恃勝不復入城但於城外列陣以待士卒頗疲矣僞帥令於陣前行話謂爾若破我當盡歸河南之地旣戰兵引却明日復來戰我師小不利統制官有遁歸者軍心頗搖顯忠等率兵入城虜衆進攻城復殺傷而退居數日得謀者

報虜大兵將至顯忠等信之夜引歸虜亦不能追也時虜名酋勇將降執系道精甲破亡不翅三倍是後不復能爲靈壁虹縣之屯矣方初退師公在盱眙去宿不四百里浮言洶動傳虜且至官屬中有懷懼以歸者亦有請公亟南轅者公不答遂北渡淮入泗州城軍士歸者勞而撫之視瘡痍極疾病存錄死事旌有功人情胥悅凡數日上下始知虜初無一騎過宿者人心始定時公獨與子栻留盱眙幾月俾將士悉歸憊而後還維揚具奏待罪上手書撫勞公復奏曰今日之事明罰爲本而罰之所行當自臣始上手書報曰卿屢待罪欲罰自卿始卿此言至公豈不感格朕委任卿未嘗少變卿不可以此介意正賴卿經畫他人豈能副卿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

大夫素主和議者乘時抵巇非議百出上又賜手書曰今日邊事尤倚卿爲重卿不可以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獨任此事今日亦須朕與卿終任此事切不可先啓欲和之言又荐遣內侍勞公於是公又第都統制官以下乞以次行罰時朝廷建遣楊存中以御營使行江上守備首途有日公謂命令不一將士觀望或敗國事身死無益遂論奏之上即日詔存中母行公留真楊大飭兩淮守備命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兵家計修滁州關山以扼虜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廬州大抵虜人來攻泗州則糧道回遠城中兵二萬餘足以守乘其弊足以勝如其出奇自淮西來則清野堅壁使無所掠既不得進合兵攻之

可大破也然是時師退未幾人不自保公命杖往建康挈家屬來維揚衆情大安兩淮郡縣悉增葺屋宇人物熙熙以至鄉落亦皆成聚上復召栻奏事公附奏曰自古大有爲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不容秋毫之間然後上下響應影從事克有濟如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周其次管夷吾之於齊諸葛亮之於蜀書傳所載始終可考不然作舍道邊何自而成而况安危禍福之幾其應不遠可不畏哉今邊隅粗定軍旅粗整虜以傷敗之故其勢未能爲竭國之舉而臣以孤蹤跋前疐後動輒掣肘陛下將安所用之顧深惟國計精選天下崑亢之賢付以中外大柄任之專信之篤如前數君所爲謀出於一不使小臣得以陰間不使異議得以輕搖先內後外以圖恢

復度幾日積月著太平可期載惟陛下當至艱至難之時
遇自古未嘗有之疆敵若非君臣相與爲一朝夕圖回不
較利鈍終期有成誠恐歲月易流後悔難追甚可痛惜也
臣老且病望陛下矜憐賜以骸骨使之待罪山林無令出
處狼狽取笑天下後世上覽奏謂忒曰雖乞去之章日至
朕決不許朕待魏公有加終不爲浮議所惑公聞之不敢
復有請時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
視公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八月有旨復公都
督之號虜都元帥傑散忠義與志寧並貽書三省密院索
四郡及歲幣等且云今茲治兵決在農隙以恐脇我公奏
虜力彊則來力弱則止初不在夫和與不和之間使其有
隙可乘有機可投雖使人接踵于道卑辭厚禮無所不至

亦莫足以遏其鋒也今僞帥書蓋知江南之士欲和者衆
離間吾心腹撓亂吾成謀坐收全功以肆其忿毒于後惟
陛下深察之臣誠過慮竊恐腐儒之論不知大計遂爲真
和曾不知三數年之後虜馬日蕃人心益定我之將士解
體怠惰方是時何以枝梧然今日內治未立人多懷私只
貴謀身不思爲國軍民之弊漠不加意不求之此而區區
於末恐無益也時朝廷欲謝却歸正人已至者悉加禁切
且不欲公多遣間諜恐生邊釁公奏曰自昔創業中興之
君圖回天下初非有夙任之將素養之兵舊撫之民爲之
用也攷其施設事非一端或取之群盜或得之降虜或以
夷狄攻夷狄莫不虛懷大度仰憑天道俯順人心以成大
功後世仁德之不孚措置之失宜馴致降人多有背叛此

非徒人事之謬蓋亦天命之不歸也今陛下紹隆祖宗方
務恢復乃於降者而首疑之則左右前後與夫今日軍旅
之衆孰不可疑而况它日進撫中原必先招徠事乃可濟
若處之失當反激其怒它日人自爲敵計之出此豈不誤
哉陛下將有經營四海之心推誠待人如天如日豈比固
陋之士姑爲保身之謀獨無天命之可信哉又奏虜之於
我有不戴天之讎挾詐肆欺不遺餘力自宣和靖康以來
專以和議撓亂國家反覆詭秘略無一實今敗盟如此而
朝廷尚蹈覆轍號爲信義恐生兵隙臣所未喻也昔宋襄
公謂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而卒敗於楚得無類是乎時
湯思退爲右相思退本檜死黨尤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
李斌持書報虜並借職事官以往公又奏仲賢小人多妄

不可委信上因其辭戒勿許四郡而宰執則令仲賢等許
之無傷弒至境託故不行獨仲賢往僕散忠義懼之以威
仲賢遂鼠伏拱手狀稱歸當稟命許四郡願持書復來仲
賢見公謬稱虜有數十萬之衆近邊若不速許四郡今冬
必入寇我無以當其鋒且公重臣不宜在江外當亟渡江
公知仲賢爲虜所脅即謂之曰某在此邊備已飭借使虜
來當力破之况探報日至虜之屯河南者不過十萬計議
得無爲虜游說耶弒復被旨令入奏公命弒奏仲賢辱國
無狀但所謀事未知有無出朝廷之意臣實不預此議弒
至上即召見首問仲賢事弒具奏其狀且曰仲賢不可不
明正其罰朝廷與爲表裏不可不察上怒下仲賢大理寺
思退等惶懼反謂仲賢能說虜削去君臣之禮止以叔姪

相往來爲有功百端救之至與左相陳康伯等叩頭殿上
乞去上不悅猶鑄仲賢官思退及其黨懼益大唱和議建
遣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問使副公在遠爭不能得見諸軍
惶惑歸正人尤不自安即出榜諸軍謂虜人妄有邀索如
輒敢渡淮當約日決戰朝廷聞公出此榜皆大恐獨上以
爲然公又奏曰伏聞朝廷遣使甚亟思慮反復實不遑寧
伏念臣項居謫籍幾上十年流離困苦加以憂患狼狽萬
狀所以養愛此身不敢即死亦以臣子大義負不戴天之
深讎終幸一朝得伸素志瞑目無憾幸遇陛下龍飛之始
英武奮發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臣是敢受任而不辭今
將士人情日以振作而虜寇作於內師老於外少稽時月
形勢畢見載惟此虜若勢力有餘內無掣肘則秋冬之交

必引兵長驅要我以和何求不成而乃遣書約期勢實畏
怯其狀甚露縱令敢以偏師深入自淮西來爲我則利爲
彼非福蓋三百里之內野無芻粟扼以不戰又何能爲而
直爲此急急也重念臣衰老多病所見所爲迂闊寡合自
度賦分單薄無以勝任國事方欲俟歲晚力求休退惟臣
所愛者陛下之聖德聞於天下有有爲之時惟臣所憂者
夷狄之姦計得以肆行而後悔何及不然臣年餘幾何豈
不欲姑就安逸以畢此身而固爲異同於今日也又奏今
歲守備甚嚴自秋涉冬初無一事向若虜不貽我以書固
自若也不幸因虜以一介持書慢我而朝廷忽遽遣人自
招紛紛緣此內外之情各不懷安於國體所係甚大今茲
使行事體尤重宜更復草草准此虜若必欲侵凌我雖

懇請百拜有不可遏如其不能亦何由而動况專幸寇讎之不我侵急急然徒爲懇免苟安之計臣之所未諭也上賜手書諭意將以首相持公公奏力辭未幾遂召公赴行在奏事公初議答虜書事以爲但當輕遣一介往觀其情僞而爲之所至是乃聞朝廷遣之望等十一月二十五日行至鎮江上奏曰近者竊承朝廷已定遣使之議臣身在外初不預聞竊惟徽宗欽宗不幸不反亘古非常之巨變凡在臣庶不如無生而八陵久隔赤子塗炭國家於虜大義若何况逆亮憑陵移書侮嫚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前歲今議者不務力爲自彊之計而因虜帥一貽書遽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貽書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哀吾民之膏血以奉讎人用猶子之禮以事讎人欺陞

下以款之名而爲和之之實其說固曰吾將款之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將士褻氣忠義解體人心憤懣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款之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撤重以歲幣之費虜使之來復有它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欺陞下以款之名實欲行其宿志也彼方惟黨與之是立惟家室之是顧惟富貴之是貪豈復以國事爲心哉况兩朝鑾輿之望已絕宗室近親流落虜廷戕賊殆盡猶欲與之結和不知於天理安否臣實痛之臣年老多病所論與朝廷略不相合豈可蒙恥更造班列以重敗其素節且陛下廟堂之上豈容狂妄不合之臣濫廁其間臣雖至愚亦誠不忍與今日力主和議之臣並立於朝伏乞早降指揮罷

臣機政臣見力疾至前路秀州聽候指揮上賜手書曰覽卿奏欲在秀州候指揮甚非朕所望也卿忠誠爲國天下共知和議事專俟卿到面盡曲折卿宜速來繼遣內侍并澤賜公手書曰卿赴召入覲何爲中道遽欲引嫌自陳軍國大事正要卿同心叶濟已差甘澤宜卿宜體朕意疾速前來公以上意厚甚不敢固辭復上奏曰臣竊聞道路之言謂今茲議和非陛下本心事有不得已者詢之士大夫多以爲然惟臣昔嘗力陳和之不可爲秦檜所擠瀕死者屢賴太上皇帝保全覆護獲有餘生今日之議臣以國事至大不敢愛身力爲陛下敷陳不知陛下終能主張之否又有事之大者人才混殺風俗陵夷綱紀弛上下偷安巨細積弊內治自彊未見端緒若力圖所以革之一繩以

公不卹浮議則怨謗之言投隙伺間巧爲傷中事必無成若因循不革日復一日何以爲國國政不立何以禦寇不知陛下能力斷於中果行於外君臣一心無間可乘以濟此疑難之業否臣是以食不遑味寢不遑處拳拳憂心有如皦日思所以爲陛下計爲社稷計須臾不敢忽也不然臣年老數奇粗知學道豈敢叨踰榮寵竊位於朝以負陛下社稷哉臣到闕日願賜清閒之燕俾盡區區度其是否使之進退有據不違其道不勝幸甚既至入見上首諭公以欲專委任之意公復力陳和議之失上爲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先往諭虜帥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而上與公密謀若虜帥必欲得四郡當遂追還使人罷和議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制

拜公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
故而思退亦轉左僕射上諭當直學士錢周才以注意在
公故思退雖爲左相而公恩遇獨隆每奏事上輒留公與
語又時召試入對賜公御書聖主得賢臣頌思退等素忌
公至是益甚公既入輔首奏當旁招仁賢共濟國事上令
條具公奏虞允文陳俊卿汪應辰王十朋張闡可備執政
劉珙王大寶杜莘老宜即召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
付事任馬時行任盡言馮方皆可備近臣朝士中林栗王
柎莫冲張宋卿議論據正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公自太
上時即建議當駐蹕建康以圖恢復上初即位公入對又
首言之及摠師江淮每申前說至是復力言於上曰今不
幸建康則宿弊不可革人心不可回王業不可成且秦檜

二十年在臨安爲燕安耽毒之計豈可不舍去之而新是
圖大抵今日凡事皆當如藝祖創業時務從省約而專以
治軍卹民爲務康國有瘳不然日復一日未見其可上深
感悟通書官胡昉等至宿州僕散忠義以不許四郡之故
械繫迫脅昉等不屈忠義計窮更禮而歸之上聞之亟召
昉語之故令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也事當歸一也始議
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奏當詔之望等還上批出曰王之
望龍大淵并一行禮物並回思退等大駭更約翌日面奏
及至漏舍思退等競執前說公折以正論輒屈是日三月
朔旦上當詣德壽宮未登輦召宰執議事思退及參知政
事周葵同知樞密院洪遵叩頭力爭上怒聲色頗厲及自
德壽宮回復批出曰追回之望等劄子宜速進入適詣德

壽宮太上皇帝亦深怒此虜無禮卿等不可專主和議恐取議於天下思退等懼遂以劄子進入發金字逆行公奏胡昉等能不爲虜屈當加賞而向者盧仲賢擅以國家境土許寇與雖宜有重罰有旨仲賢除名勒停編管郴州又奏宜榜示諸軍諭以僕散忠義械繫使人加以無禮使各奮忠義勉勵待敵趨赴功名庶幾諸軍知曲在虜且知和議不成激昂增氣上令都督以此旨降榜兩淮荆襄川陝數日之間號令一新中外軍民皆仰上英斷思退計窮復奏力主和議且請上以宗社大計奏稟太上皇帝而後從事上親批其後降付三省曰虜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虜勢非秦檜時比卿之議論秦檜之不若故事宰相日一人啓御封是日適公當啓啓畢即轉示思退思退大駭

藏去先是上既決幸建康之議思退等初不與聞後奏事上前語屢屈因請曰和議不成虜至何以待之上曰朕已決幸建康思退等失色及又見批語乃陽爲皇恐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爲傾陷之計蹤跡詭秘人不得盡知也居數日俄有旨命公按視江淮公知一日出外姦人必得肆意然趣行之旨屢下而事之成敗則又有非人力所能爲者乃行既出國門思退遂與右正言尹樞通謀日夜汲汲益求所以間公者公未抵鎮江道遇王之望等還見之望力主和議因密奏之而思退等亦相與陰謀謂不毀守備則公不可去和不可成乃令之望等盛毀守備一無以恃者又陰以官爵諷諸將令入文字稱虜盛彊爲畏怯語而樞專主其議百計毀公蓋公受任江淮兩年有半念國家

多虞醜虜未靖憂恐計度寢不遑安食不遑味祁寒盛暑勞撫將士接納降人講論軍務未嘗少倦少年精力有不能及而公忠義奮激曾不以爲勞諸軍感悅有不待號令而從者計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彊壯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淮南軍士知泗爲兩淮要塞皆願以死守至挈父母妻子往焉要地如海泗高郵巢和六合等皆已成築其可因水爲險處皆積水爲櫃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虜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爲虛聲脅和至再至三皆有約日決戰之語泗州將士日望虜至成大功而虜亦知吾備禦甚設卒不敢動反爲防我計及是公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無不踴躍思奮軍

聲大振虜聞公來亦撥宿州之兵歸南京沿邊清野以俟淮北歸正者日來不絕山東豪傑悉遣入來受節度公曉之曰淮北山東之人慕戀國恩厭苦虐政保據山險抗拒賊兵于今累年首領冒難遠來備述爾等忠勤爲之惻痛已具奏皇帝記錄汝等姓名將來大兵進討則倚角爲援晝驚夜劫批絕糧道如是賊兵深入便當連跨城邑痛勦賊徒勲績儻成節鉞分茅皆所不吝但當觀時量力無或輕動反墮賊計今本朝厲兵秣馬以俟天時汝等亦宜訓習以待王師之至公又以蕭琦乃契丹四軍大王之孫沉勇有謀欲令琦盡統契丹降衆且以檄喻契丹大意謂本朝與契丹有兄弟之好不幸姦臣誤兩國皆被女真之禍今契丹不祀皇帝無日不念此爾能結約相應本朝當敦

存亡繼絕之義屬人益懼遂爲間書鏤板摹印散之境上類後周所以間斛律明月之意督府參議官馮方立朝有直聲臨事不避難通行兩淮察治城壘最爲勞勩思退等以其效力尤多尤惡之使檣論方不當築城費財凡再章而方罷又論公所費國用不貲公奏計督府遣間探給官吏等二年半之費實不及三十萬繕其餘爲修城造舟除器招軍等用上出公奏思退檣議屈於是始謀更造它事憾公殿前後軍統制張深守泗有勞軍士安之俄有旨放罷而以趙密之子鄭代之公至淮東詢問知狀奏留深而檣指公此事爲推命跋扈思退等又相與謀上眷公厚必未肯遽罷公但先罷都督則公自當引去檣奏論如思退計而公自聞馮方罷已上奏乞罷督府詔從公請而公亦

封章力求還政矣檣連疏詆公愈力左司諫陳良翰奏如公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上謂良翰本無此事且當今人材孰有踰魏公者卿宜通喻侍從臺諫使知朕此意侍御史周操素同良翰議至是爭論甚力然是時公留平江虎丘致仕之章已八上矣上察公懇誠欲全其去四月二十有二日制除公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決棄地求和之議且命宣諭司及統領司磨治督府文書錢物吹毛求疵卒不可得乃已公力辭恩命上不許至五六除醴泉觀使公雖去國不敢以嫌故有隱奏尹檣姦邪必誤國事又奏勸上務學親賢故舊門生或勸公當勿復問時事後雖有召命亦無庸起公慨然語之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况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

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不言上復欲用某某當即日就道敢以老病爲辭如公等言復何心哉聞者聳然公以連年疲勞比得退休已覺衰繭且畏暑未能遂還長沙行次餘干假宗室趙公頌之居而寓止焉所居之南有書室公名之曰養正而爲之銘曰天下之動以正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古道通天地萬化流出精思力行無忘朝夕日讀易更定前說且曰庶幾未死於學有進也又取易象題坐右曰謹言語節飲食致命遂志反身修德親舊來訪者輒與講論古道終日不倦蓋其心純一無出處動靜之間如此孟秋既望公薦享祖考既奠而跌公起歎曰吾大命不遠矣手書家事付兩子且定祭祀昏喪之禮俾遵守曰喪禮不必用浮屠氏且曰吾嘗相國家不能

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恥不欲歸葬先人墓左即死葬我衡山足矣及仲秋二十日猶爲饒守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有曰泛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更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至二十有二日始寢疾二十八日疾病日晡時命子拭等坐于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日暮命婦女悉去夜分而薨先是六月末有大星隕于趙氏居養正堂之北光芒若晝趙氏一家盡驚翌日得公書欲來寓居云計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有旨贈公太保拭等不敢違公志扶護還潭州以是歲十一月辛亥葬于衡山縣南嶽之陰豐林鄉龍塘之原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未嘗爲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論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冊至一介之賤

亦曲加詢訪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它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往往唱爲和說其賢者則不過爲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率獸逼人莫知其爲大變公獨毅然以虜未滅爲己責必欲正人心雪讎恥復守宇振遺黎顛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復際遇主義益堅雖天瞽其功使公困於讒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得其秉彝之正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公論事上前務盡道理期於聽從不爲苟激其在官守事無細大必以身親視國事如家事視民疾苦如在己身至誠懇惻

貫徹上下平生四被謫命處炎方幾二紀拳拳念君之心遠而彌篤見朝廷一舉措之善則喜溢詞色一事不厭則憂思終夕不寐嘗曰事君者必此心純一而後能有感格蓋其忠義自壯至老或用或舍未嘗有斯須之間也事太夫人先意承志婉愉順適曲盡其心奉養恭恪寒暑不渝家人婦子見公身率莫敢不敬或時遽去侍側每覺意緒不佳則曰太夫人得無有疾乎遣人候問則其日果太夫人服藥也太夫人才嚴或顏色不和則公拱立左右蹑蹑若無所容俟太夫人意舒乃敢安蓋自膝下至白首如一日太夫人既沒見素所服用之物未嘗不泣下起敬起孝孝誠篤至上自宮禁下至閭閻無不咨嗟歎息縉紳軍民聞風而興起慕用與夫愧悔改行者不可勝計也於兄徹

猷公友弟篤至教養其子與已子不少異置義莊以贍宗族之貧者以至母族喪葬婚嫁亦皆取給焉歲時祭祀必預戒小大使各嚴恪滌牲治具必親蒞焉及祭肅乎如祖考臨之時節嘗新必先薦于廟而後敢食器皿擇精潔者備薦享不以它用素能飲酒至斗餘及貶連山太夫人曰南方地熱宜省酒即不敢飲及再見太夫人命之飲乃飲遂終身不踰三酌於器用取具不問美惡平生無玩好視天下之物泊然無足以動其心者燕處飲食皆有常度雖在閨門無戲語無墮容未嘗偏倚而坐未嘗疾呼遽行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盛德日新至老無息及在餘于未寢疾間溫恭朝夕無絲毫倦怠意絕筆二銘于今讀之猶能使入悚然起敬則公之心雖未易以言語形容然於此亦可

以少見其幾矣蓋其天資粹美涵養深厚以至於德成而行尊非強勉所能及也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論孟嘗論易數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三之也分爲二而七八九六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爲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合爲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爲十揔之爲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乎中中故變變故其道不窮聖人神而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闢關變化之幾皆在於我而動靜莫遠焉中其至矣又嘗論剛柔之義示子姪曰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爲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爲乾矣故夫必欲遠聲色必欲去小人必欲配帝王必欲定社稷必欲

安民人必欲服四夷乾之剛也君則之於內而主斷也至於禮臣下下賢才撫四鄰愛百姓卹孤寡虛心取善舍已從人其動莫非柔矣不敢唱始不敢先事謹禮法循分守安進退守職業坤之柔也臣得之於內而有承者也至於犯顏敢爭捐軀盡節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千里之命可殺不可辱可困而不可使爲不義守忠義之大訓弭患難於當年斷大計定大疑正色立朝華夷讐服其動莫非剛矣故夫善觀易者必觀夫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或得或失成悔或吝或吉或凶可以類推矣不知剛柔之用不可言易也胡銓求公序其所著春秋傳者公告之曰春秋所書莫非人事章章者作之於心見之於事應之於天毫釐不差夫子叙四時稱

天王以謂順天則治生物之功于是興逆天則亂生物之功于是息爲千萬世訓至明也故一言以斷春秋之義曰天理而已矣嗚呼使王知有天則諸侯知有王大夫知有諸侯陪臣知有大夫馴致之理得之自然禍難孰爲而作哉蓋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彼列國諸侯雖曰疆大敢違天不恭以重拂天下之心而自取誅滅耶周道旣衰王之不王不能正身行禮奉承天心以大明賞罰於天下春秋爲是作以我褒貶代天賞罰庶幾善者勸惡者懼亂臣賊子易慮變志不復接踵于後天地之大德始獲均被萬物聖人先天心法之要蔑有著於此書者矣公於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謂近三代氣象又以寇忠愍富文忠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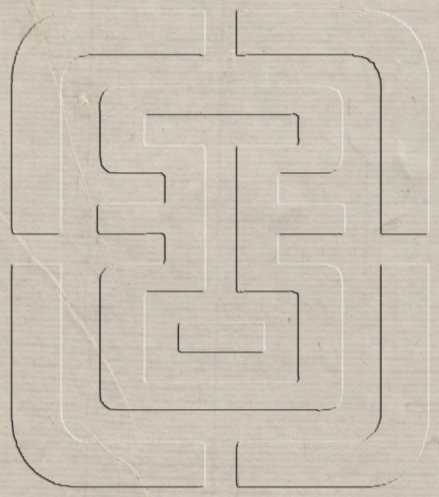
文正之事爲可法嘗曰萊公自澶淵還恥於城下之盟益
勸上修德立政既不獲用乃有東封西祀之說鄭公使虜
還以和議爲恥以自治爲急務而不受樞庭之賞文正自
西鄙入參大政勸仁祖開天章閣俾大臣條時務大修政
事文正所具二十條無非要切然亦不克施使三公獲盡
其猷爲則王業必不至二百年而中微也異時歸老山林
當作三賢堂於弊廬之側庶幾朝夕想像如見其人豈三
公所爲適有契于公心也與每訓諸子及門人曰學以禮
爲本禮以敬爲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
久久自有見處見人有一善爲之喜見辭色子姪輩言動
小不中理則對之愀然不樂人自感動公初娶揚國夫人
樂氏旬日被命召即造朝及爲侍從或以公盛年勸買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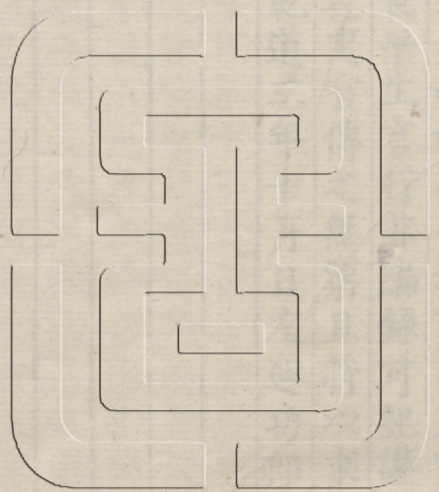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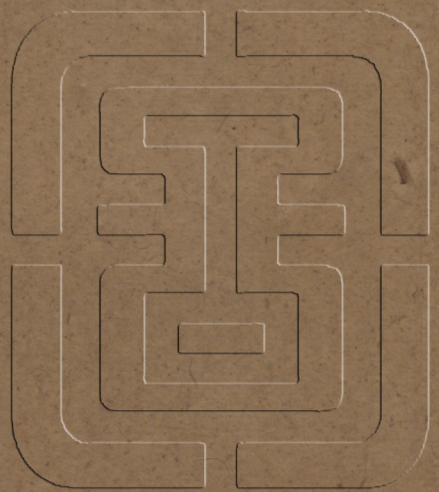
公曰國事如此太夫人在遠吾何心及此遂終身不置妾
再娶蜀國夫人宇文氏賢明淑順與公同志事太夫人盡
禮鷄初鳴已冠帔立寢前俟太夫人寐覺夜則俟太夫人
寢至息勻寐安乃去食飲湯藥一一親之太夫人常曰吾
兒孝天賜賢婦以成其心內外宗族敬仰無間言起居飲
食亦皆如公有常度不渝相對如賓公方貴未嘗言及宇
文氏私門每訓諸子曰吾朝夕兢兢履地如履冰惟恐一
言之失一事之差蓋其德誠足以配公焉先公五年薨葬
衡山與公同兆異穴生子男二人長弼右承務郎直祕閣
次杓右承奉郎公奏議務坦明不爲虛辭率口誦令子姪
書之皆根於心不易一字有紹興奏議隆興奏議各十卷
論語解四卷易解并雜記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

卷詩書禮解三卷文集十卷惟公忠貫日月孝通神明盛德隣於生稟興學妙於心通勲存王室澤在生民威震四夷名垂永世平生言行非編錄可紀謹掇其大略以備獻于君父下之史官傳之無窮且將以求當世立言之君子述焉謹狀乾道三年十月日左迪功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朱熹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五下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物格先生朱文公

朱文公

朱文公

朱文公

朱文公

朱文公

朱文公

朱文公

朱文公

朱文公

